

時兵力齊等無所增減其頂生王纔出兵眾
勇力疆勝過阿脩羅昇空而住時阿脩羅作
是念言我久聞其人中王者名曰頂生勇猛
正士具大福德威德特尊無與等者高出虛
空踰於我等作是言已即懷怯怖退入自宮

時頂生王問臣佐言今此兵眾孰為勝邪臣
佐答言王今得勝王輒思念而我勝此三十
三天我已統治南瞻部洲東勝身洲西牛貨
洲北俱盧洲具足七寶及有千子最上色相勇
猛無畏能伏他軍又於宮中雨金錢七日復至
三十三天入帝釋宮登善法堂處於半座若帝
釋天主於此座中即謝世去我統天界亦為
人王天人中勝豈不快哉其王纔起念時神
通威力即便減失還復墮於瞻部洲中本居
宮室旋生病惱逼切其身加復羸困近死邊
際是時臣佐之中有耆年上首者前詣王所
而白王言天子後或有人來發問言頂生大王
臨謝世時有何言說當云何答王謂之曰我
謝世後或有人來發是問時汝應答云頂生
大王威德特尊七寶具足獨具人中四種神
力何等為四頂生大王得壽命長久住世間總
經一百一十有四帝釋謝滅是為第一壽命
神力又頂生王最上容儀殊妙可觀超人狀
貌具天色相是為第二色相神力又頂生王諸
所受用皆悉具足少病少惱色力康疆飲噉
味全食銷無患不冷不熱時序合度隨所資
治悉獲安樂是為第三無病神力又頂生王
一切人眾見者愛樂瞻仰無厭猶子戀父又
復王者撫育人民生喜樂心如父愛子或時

王出游觀園苑謂御者言汝可徐徐駕車而
進使其容緩人獲觀瞻又復眾人告御者曰
仁者駕車幸當徐進令我盤桓覩王相好是
為第四愛樂神力又頂生王統四大洲為最
勝主後詣三十三天帝釋分其半座具如是
事復於五欲不生厭足將謝世時說伽陀曰

苦哉世間貪欲境 金寶雖豐無厭足
是中樂少苦還多 智者如應能覺了

乃至天中妙欲樂 貪愛心故不解脫
何人能盡於愛源 唯佛如來聖弟子

假使廣積其真金 與須彌山量齊等
無人能生厭足心 智者於斯而善覺

若思所欲為苦因 彼於欲境何貪愛
貪等是為世所憂 智者調伏應善學

佛言大王彼頂生王以是緣故又作是說諸
世間人少能於其五欲境中覺了知足後趣
命終而世間人多於五欲境中不能覺了不
生厭足後趣命終復次頂生王廣為利益於
後人故復說伽陀曰

極惡生死流轉中 了知壽命隨減少
應當速脩諸福門 不脩福行斯為苦

是故脩福為勝欲 隨應行施如法儀
此世及於他世中 由脩福故生歡喜

爾時國中一切人民無數百千之眾聞王寢疾
悉來奔詣瞻仰致問時頂生王為諸人眾以
如是種貪欲等緣廣說對治使諸人輩捨家
學道是時即有無數百千人眾聞所說已而悉
出家脩四梵行復有多人斷除欲貪生于梵世
佛言大王彼頂生王始自初居童子之位至

太子位及南瞻部洲東勝身洲西牛貨洲北
俱盧洲統輪王位又於七金山住乃至詣彼
三十三天歷諸分位於其中間總經一百一
十有四帝釋謝滅大王當知帝釋壽量者人
間百年三十三天為一晝夜三十晝夜而為
一月亦十二月乃成一年天中千年是彼壽
量以彼千年校計人間即三俱胝六百萬歲
復次大王其頂生王昔於三十三天起念欲其
帝釋天主分于半座是時迦葉苾芻方為帝
釋又頂生王復起是念若帝釋天主於此座
中即謝世去天上人間我為王者豈不快哉是
時迦葉如來為帝釋天主其頂生王具大勝
福有大名稱於一念中起心過失減沒神力
還復退墮疾惱所纏而謝世去佛言大王彼
頂生王者豈異人乎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廣
施眾生利益安樂趣無上智然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多諸魔障由因緣力之使然故

爾時憍薩羅國主勝軍大王忽生疑念前白
佛言世尊彼頂生王久遠因中修何行業而
能感此宮中自然雨金錢七日佛言大王過去
久遠有佛出世號一切增上如來應供正等
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是時有長者子於彼國中與
一童女依世法儀媾夫婦事其婦持以四寶
所成妙華及甘美飲膳而奉於夫其夫受已
持是寶華乘車而歸於其中路見彼一切增
上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次第經游庠序而行
其長者子見佛世尊三十二相殊妙莊嚴即
起最上清淨信樂下車肅恭持華奉獻以佛

世尊威神力故，即變其華大若車輪，盤旋空中，或飄或止。時長者子起清淨心，說伽陀曰：

以此布施廣大因

得佛世間自然智

願我速越生死流

先佛未度者皆度

一切增上佛大德

我所奉上悅意華

願我以此廣大因

圓滿所求無上道

佛言：大王，彼頂生王以是因故，於自宮中，雨金錢七日。爾時勝軍大王復白佛言：世尊，彼頂生王又以何緣，於四大洲統輪王位，乃能至于三十三天？佛言：大王，過去久遠，有佛出世，號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佛以其正法教化眾生，次第至于滿度摩帝城。一時如來入城乞食，時有商主名曰廣作，見於如來，巡行乞食，勝相希有，發清淨心，持少綠豆，擲置鉢內，以奉世尊。時豆四粒入于鉢中，一粒旋轉，擊鉢，振聲然後墮地，餘豆亦還流散于地。時彼商主見是相，已起清淨心，即以伽陀發誓願言：

以此布施廣大因

得佛世間自然智

願我速越生死流

先佛未度者皆度

佛言：大王，是時商主於毘婆尸如來所，雖以少物施佛世尊，由心清淨，彼時四豆入於鉢中，後感報應於四大洲統輪王位，其有一豆擊鉢，振聲方墮地者，後感報應能至三十三天，又復大王，而彼一豆若不墮地，得置鉢中，後必報應為天中主，由墮地故，但統人間不為天主。大王，彼商主者，即頂生王是，由於佛所種是善根，以彼世尊大悲攝受，故得大果報，具大

名稱有大威光，是故大王，其有智者於佛世尊，隨力所應修諸施行，如其所說，當如是學。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

佛說月光菩薩經

No. 166 [No. 153 (5)]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

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竹林精舍，與大苾芻眾而為說法。時舍利弗大目乾連前詣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不忍見佛入於圓寂，而於此時先入滅度。爾時眾中有一苾芻，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舍利弗大目乾連有何因緣，今於佛前，先欲入滅？唯願世尊為解說。疑爾時世尊告苾芻言：汝今諦聽，吾為汝說。舍利弗大目乾連，貪瞋癡等諸漏斷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非唯今日先欲入滅，於過去世，北印度內有一大城，名曰賢石，長十二由旬，廣闊亦爾。彼有國王名曰月光，壽四萬歲，有天眼宿命通，身色端嚴，諸相具足，光明照耀如天滿月。所往之處，不假燈燭，日月之明，故號月光。統領四洲六萬八千國土。時世豐熟，人民安隱，金銀珍寶，飲食衣服，象馬車乘，悉皆盈滿。於城四門皆有樓閣，戶牖軒窗，俱用眾寶而為嚴飾。街巷道陌，掃灑清淨，豎立幢幡寶蓋，真珠瓔珞，復有沈香、栴檀、香微風時起，吹其香氣，周徧國城。車馬行人，不聞穢氣。處處復有花果樹木，多摩羅樹、迦尼迦囉樹、無優樹、貝多樹、娑羅樹、帝羅迦樹、龍花樹、末俱羅樹、阿底目

伽樹、播吒羅樹、繁鬱茂盛，鸚鵡、舍利迦陵頻伽、俱計羅鳥等，於諸樹間作微妙音。於城內外，流泉浴池，常出好花，優鉢羅花、俱母那花、奔吒利迦花等，如是富貴種種裝嚴。佛告苾芻：爾時月光天子，於市肆街巷及城四門，堆聚金銀珍寶、象馬車乘、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種種莊嚴之物，即擊金鼓，告令眾人：月光天子以種種財物普施一切，隨意所須，求者相給。爾時南瞻部洲一切眾生皆至王城，求其所施，無不豐足，得大富貴，無一貧乏及徒行者。爾時月光天子復自思惟：雖諸眾生無有貧乏，對我所用猶未齊等，復以細妙衣服、最上珍寶、頭冠瓔珞、臥具飲食等，施諸眾生，富貴莊嚴，皆如月光天子。身城邑宮殿樓閣園林，種種嚴飾，如忉利天，有七十二百千，那由他人常止此城，有二千五百大臣，有二輔相，一名大月，二名持地，容貌端正，福德淳厚，智慧深遠，高才博識，恒以十善化諸眾生。是時大月於夜睡眠，而作一夢，王戴天冠，變黑煙色，復有鬼來就王頭上奪冠而去，作是夢已，憂惶驚懼，恐有不祥，而自思惟：我王慈愍惠施一切，求者不違，必有惡人來乞王頭，作是念已，即用七寶造一寶頭，如有乞者，以此代之。時持地輔相亦作一夢，見月光身四體分散，即召婆羅門占夢凶吉。婆羅門曰：此夢甚惡，必有遠人來乞王頭，持地聞已，悲泣感傷，云：何我王有斯大禍？爾時一萬二千五百親位大臣俱作惡夢，幢幡倒地，金鼓不鳴，恩愛別離，悲啼哭泣。如是夢已，共相議曰：王若不吉，一切眾生誰為救濟？

我等云何而得安隱。時月光天子又告大臣。盡我壽命施於眾生不得間斷。爾時香醉山中有大婆羅門名曰惡眼。聰明多智善解技術。知月光天子於城四門大開施會。擊鼓宣令普告四方。求者供給而無乏少。我今往彼乞於王頭。作是語已下香醉山。山有天人知婆羅門來乞王頭。悲痛傷歎。苦哉苦哉。此王心懷慈愍。利樂群生。如若命終世間薄祐。作是語時。天地昏黑。日月不現。泉井枯乾。暴風卒起。吹砂走石。樹木摧折。大地震動。有如是不祥之相。去城不遠有一仙人。身具五通名彌濕。矚弭怛囉。與五百眷屬。常以慈愍護念眾生。見此徵祥甚懷憂惱。告摩拏。摩拏曰。必有災禍臨於民主。我等云何而為救護。虛空中緊那羅眾及諸天人。皆悉下淚。如降微雨。一切人民心懷驚怖。時惡眼婆羅門將欲至城。護城天人詣月光天子前。今有惡人從香醉山來。懷殺害心。欲乞王頭。不得聽之。宜保愛自身。固安聖體。王既聞已。心生踊躍。歎言善哉。令我圓滿檀波羅蜜。時惡眼婆羅門即入王城。守門天人見婆羅門神情醜惡。隔住門外。終不放入。時月光天子知彼來至。不放入城。即告宰臣大月。有婆羅門從香醉山來。欲見於我。令彼門司不得障礙。大月受教。白守門天人。即令放入。大月見已。問婆羅門曰。汝來至此。有何所求。婆羅門言。我聞月光天子慈愍有情。設大施會。若有所求。一切無悞。今來至此。欲乞王頭。大月告言。婆羅門。王頭膿血所成。終歸爛壞。汝今乞得。有何所用。我有七

寶頭。復有種種金銀珍寶。俱奉施之。乃令子孫永得大富。婆羅門言。我本乞頭。非為珍寶。時二大臣啼泣。雨淚悲痛。憂惱。我等云何得免斯害。時婆羅門即詣王前。見已頂禮。住立一面。合掌白言。聞王慈愍。普施一切。我今遠來。只乞王頭。願垂慈愍。歡喜布施。而說偈言。

菩薩志求無上智 安住最勝清淨法
願垂慈愍速捨頭 圓滿檀度波羅蜜
時月光天子即起合掌。而說偈言。

父母所生不淨身 汝求我頭歡喜捨
滿爾本願稱心歸 令我速成菩提果

說此偈已。白婆羅門言。勿嫌我頭骨髓膿血。皮肉相連。無有清淨。而即施之。滿汝本願。時婆羅門心大歡喜。王欲截頭。即去頭冠。是時南瞻部洲。一切頭冠悉皆落地。人各驚惶。輔相二人不忍見王捨棄身命。即於彼處自盡其壽。以善根力。生大梵宮。時菩薩夜叉於虛空中高聲唱言。苦哉天子。今將命終。復有百千億人奔詣王宮。啼泣下淚。傷愛別離。王即說法。安慰令發道心。婆羅門言。王若捨頭。宜於淨處。王即告言。我有一苑名摩尼寶藏。花果茂盛。流泉浴池。種種莊嚴。最為第一。於斯捨頭。汝意云何。婆羅門言。宜速往彼。王即携劍往彼苑中。立瞻蔔樹下。告婆羅門言。我今捨頭。汝來截之。婆羅門曰。王不自斷。令我持刀。非布施行。時有護苑天人。見是事已。悲泣涕淚。告婆羅門曰。汝大惡人。月光天子慈愍一切普利群生。何以此處害天子命。王告天人。莫作是言。障礙勝事。我於過去無量生中。為大國王。於

此苑內千度捨頭。時諸天人皆無障礙。昔濟餓虎捨身命等。超於慈氏四十劫。彼時天人亦不障礙。汝於今日發隨喜心。當獲勝利。月光天子復告天龍八部一切賢聖。我今捨頭。不求輪王。不求生天。不求魔王。不求帝釋。不求梵王。為求無上正等正覺。令未受化者迴心受化。已受化者速得解脫。得解脫者圓證寂滅。究竟彼岸。又願命終之後。舍利如白芥子。於摩尼寶藏苑建一大塔。令一切眾生禮拜供養。見聞隨喜。命終之後。皆得生天。發菩提心。出生死界。發是願已。婆羅門曰。王捨內財甚為稀有。於未來世速成佛道。作是語時。王以首髮繫無憂樹枝。即執利劍。自斷其頭。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振動。於虛空中天人讚言。善哉善哉。今月光天子當得成佛。復雨優鉢羅花。鉢納摩花。俱母那花。曼陀羅花。及沈香。旃檀之香。種種供養。即以旃檀香木焚燒遺體。收其舍利。於摩尼苑及四衢路。各起一塔。恒時供養。現在未來一切眾生。於此苑中行住坐臥。及於塔前瞻禮供養。命終之後。生六欲天。及梵天上。爾時佛告諸苾芻。往昔月光天子者。今我身是。大月持地二輔相者。今舍利弗。大目乾連。是惡眼婆羅門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是因緣。先於佛前而請入滅。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禮佛而退。佛說月光菩薩經。

佛說太子慕魄經

佛說太子慕魄經

No. 167 [No. 152 (38)]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坻阿藍時佛語諸比丘。我身宿命為波羅捺國王作太子。名曰慕魄。始生有異。顏貌端正。絕無雙比。自識宿命無數劫事。所更善惡罪福受報。壽夭好醜。沒此生彼。所從來生皆悉知見。年十三歲閉口不言。王唯有此一子耳。舉國民皆重愛之。當繼後嗣。襲續王位。然以追識宿命。億載存亡禍福。故質不語。至十三歲。捐棄形骸。志存虛無。漂漂不說。飢寒恬淡。質朴意如枯木。雖有耳目。不存視聽。智慮雖遠。如無心志。不畏污辱。亦無憎愛。若盲若聾。不說西東。狀如矇瞶。不與人同。父王憂慮甚用。患苦深恥。隣國恐見陵嗤。因呼國中諸婆羅門問之。此子何故不能言語乎。婆羅門相視言。此子惡人也。雖面目端正。殊好內懷。不親觀。相默默欲害父母。危國滅宗。將至不久。不可畜養。既不能語。當何益王耶。今王了不復生子者。皆是惡子所防固也。是使大王不復生子耳。王宜棄捐當生理之。爾乃王身可全。保國安宗。然後更得生貴子耳。不者甚危。王信狂愚。謂為審然。即用愁憂坐起不寧。伎樂不御。服美不甘。則與長者大臣共議之。云如之何。或有臣言。遠棄深山無人之處。或有臣言。投沈深水。有一臣言。當如師語。但作深坑。傍入如室。給與資糧。侍以五僕。生置其中。從命所如。空刑絕之。為王即隨此臣所言。即晨遣僕故出埋之。太子心內悲感。傷其愚惑。矜愍無量。其母憐哀心。為傷絕言。我無相生子。薄命乃值此殃。痛斷我腸。哽噎涕泣。悲懷嗚呼。感戀靡逮。事不

得已。俛仰放捨。遣人載出。當埋棄之。悉取太子所有衣被。瓔珞珠寶。皆用送之。復使於外。盡脫取其衣被珠寶。持著一面。因共作坑。作坑未竟。慕魄獨於車上。深自思惟。心與口語。今王以下及人民。皆共謂我為審聾癡瘖。不能語也。吾所以不語者。正欲捨世緣。安身避惱。濟神離苦耳。今反當為誑詐所危。既沒身命。陷墮彼人。便默自取衣被珠寶。持去。作坑人輩不覺。慕魄取物去。時慕魄則到水邊。淨自洗浴。以香塗身。悉取衣被瓔珞著之。到坑問曰。作坑何施。其僕對曰。國王有子名曰慕魄。瘖瘖聾癡。年十三歲不能言語。王問婆羅門。婆羅門師白言。當生理之。爾乃安吉。全國榮宗。利後子孫。以用是故。我等作坑欲埋慕魄。慕魄即曰。我則是太子慕魄也。人即驚悚。衣毛為豎。馳走往趣。視其車上不見慕魄。還至坑所。諦熟觀察。聽聞言語。絕有異聲。光景如月世所希聞。動其左右行者。為止坐者。為起飛鳥走獸。皆來會聚。伏太子前。聽太子語。慕魄又曰。觀我手足。察我形容。云何群迷。誑詐所惑。以謬為諦。生相捐棄。發意所陳。言成文章。左右惶敬。已咸惶露。上合下同。靡不順從。其儀大惶。征營悚慄。兩兩相視。面目竝青。咸曰。太子甚神。乃如是也。皆前作禮。叩頭求哀。願赦我罪。共還入宮。到父王所。慕魄曰。今已見棄。不宜復還也。汝徑自往。白王令知。僕即犇馳。白王如是。其母哀傷。使人問狀。僕曰。太子甚神。開口一言。真驚恐人。聞者皆擾。行者滿道。王則愕然。且喜且悲。深怪所以。王與夫人便共驂駕

往迎太子。國民大小莫不馳動。觀瞻滿道。咸曰。太子類如欲見神形。王未到頃。慕魄心即自念。當學道耳。適發此意。天帝釋即為化作園觀浴池。眾果樹木。快樂無比。慕魄即便脫去。著身好衣珠寶。轉作道人。被服儼然。王前欲到。逢見慕魄。在樹下坐。慕魄見王來到。即起迎逆。王為作禮。慕魄則曰。大王就坐。王聞慕魄語言音聲。威神光景。震動天地。絕無雙比。即大歡喜。便曉慕魄共還入國。居位理政。吾請避退。慕魄曰。不可不可。我以畏厭地獄。勤苦愁毒。萬端。吾昔曾更作此國王。名曰須念。以正法治國。奉行諸善。二十五年。鞭杖不行。刀兵不設。牢獄無繫者。惠施仁愛。恩流德布。救濟窮乏。無所貪惜。雖有此行。猶犯微闕。終墮地獄。六萬餘歲。蒸熬剝裂。痛酷難忍。求死不得。欲生不得。當爾之時。父母在處。雖有資財億載。無數。富而且貴。快樂無極。寧能知我在彼地獄。拷治劇乎。豈復能來分取我身苦痛不也。我所以墮罪者何。往昔作此大國王時。小國王附庸諸域。皆悉統屬。王性慈仁。其德至淳。法令不嚴。諸小國王皆輕慢。易咸共謀議。今此大王。謹善軟弱。威禁不攝。德不堪任。統御大國。當共攻伐。廢退之耳。即舉兵眾來攻大國。時王須念。逆以珍奇財寶。皆賜遺之。復以重官厚祿。撫順慰喻。誘而安之。即皆止息。各還本國。如是未久。復來攻伐。數數非一。大國群僚咸共瞋恚。上白大王。諸小臣國。愚戇無義。不慮罪愆。數為慢突。造成悖逆。觸犯尊上。令民馳擾。警備不息。當應誅討。以除寇害。王

曰。為民父母。當務仁化。恕己育物。危命濟眾。彼猶嬰孩。愍其無識。以漸誘導。不忍加害也。王懷弘慈。普哀物命。永無誅伐之心。群臣不忍。數為屬城小國。所見陵易。忿不顧難。竊私舉兵。討伐諸國。即大殘殺人民。大王聞之。甚用悲痛。為之雨淚。皆為諸國死亡人民。持服猶喪其子。矜愍無極。諸小國王。見大國王慈心。矜念人民。乃爾即皆降伏。來歸附之。其來歸附者。大王則為施設厨餼。大官設饌。皆須烹殺牛羊六畜。以具眾味。烹宰之時。輒當先白。王心雖慈。事不獲已。領頭可之。緣是得罪勤苦如是。每一念之。心甚懷寒。衣毛為豎。身體則為虛冷。汗出。我所以不語者。追憶過世所更吉凶。安危成敗。恐復與會。故結舌不語。至十二歲。冀以靜默。免瑕脫穢。出度塵勞。永辭於俗。不與厄會。適復念欲閉口不語。而當為王所見。生理恐王後時。復得是殃。一入地獄。無有出期。我意不欲令王得罪。故復語耳。徒欲為道守意。無為不樂為王也。人居世間。恍惚若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計命無幾。憂畏延長。樂少苦多。眾惱萬端。是以智者以國財寶。恩愛為累。眾欲為塵。使我為王。當復憍汰。貪求快意。令民憂煩。為天下之大患也。故欲除憂棄離塵累。反流索源。拯濟未度。生世如寄。無一可怙。年衰歲移。老命促疾。不可遂蠕去道。日遠不貪富貴。不重珍寶。棄捐世榮。思想大道。高翔遠逝。自濟於世。父王曰。當那可爾。汝為智者。當原不及。不可便爾。故棄我去。王心悲喜深悔。所為太子復曰。何聞父子

生而相棄。恩愛已乖。骨肉已離。為行己愆。不可聽觀。屈苦相迎。徒益勞煩。父聞子語。見其志固。罔然失措。慚愧忸怩。無辭可對。王曰。如汝前世。作國王時。奉行諸善。纔有小失。非所憶知。而尚受罪。勤苦乃爾。今我治國。不奉正法。既無微善。反是逐非。僞貴自恣。純行危殆。罪當何貲耶。便放太子。聽行學道。太子於是棄國。捐王不慕人物。一心專精。念道修德。功勳累積。遂至成佛。佛已得道。復度十方諸天人民。不可稱計。無央數劫。不以為勞。菩薩所更勤苦如是。佛言。爾時太子者。我身是也。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母者。摩耶是。爾時相師。婆羅門者。調達是。時僕者。阿若拘隣五人。是也。諸欲為道者。皆當承順佛教。無犯經戒。為道雖苦。勝在三惡道。八難處也。違戒犯禁。後墮惡道。得脫為人。當生貧苦。或作奴婢。願不自由。奉戒行善。二尊可得。佛說如是。諸比丘眾。諸天人。莫不歡喜。為佛作禮。

佛說太子慕魄經
佛說太子慕魄經
佛說太子慕魄經

佛說太子慕魄經
開元錄云
沐魄或慕魄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No.168 [No. 152 (38), No. 167]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告諸比丘。昔者有王名波羅捺。王有一太子。字名慕魄。生有無窮之明。端正妙潔。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為立字。然太子結舌不語。十有三歲。恬淡質朴。志若死灰。意如枯木。目不視色。耳不聽音。狀類瘖瘵。聾盲

之人。於是父母患而厭之。王語夫人。當奈之何。此子將為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相之。知當語不。王即召婆羅門師。使相太子。婆羅門言。此子非是世間人。為是熒惑耳。外為端正。內懷不祥。危國滅宗。將至不久。不可畜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不除此子。則絕國嗣。王語夫人。當如之何。今若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太子。於是夫人隨王所為。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當遠徙深山。無人之處。一臣言。當沒深水中。一臣言。但當隨師所語。掘作深坑。而生埋之。王即隨是一臣所語。即召外陣兵三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世資糧。侍以五僕。太子衣服瓔珞珠寶。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心欲傷絕。我獨無相生子。薄命乃值此殃。事不得止。涕淚哽咽。不能自勝。於是復送太子著正殿上。五百夫人見太子端正。姝好。無有雙比。皆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理。五百婢女。見太子端正。姝好。皆為太子作禮而言。何以不語。而當生理。各為太子作其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復送太子著外殿上。五百大臣見太子端正。姝好。無有雙比。前白大王。太子非是不語之人。且復宿留語在不久。婆羅門言。不可審信。王語大臣。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訖。來迎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載我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就觀太子。當語。若語者。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尋路。國中耆舊大臣。皆宛轉車前而言。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便以車輾我上過去。遮羸虎賁扶避。使過。遂侍太子。遂到藏所。時有數千萬人。皆隨太子

往到藏所，皆塞藏戶。太子復不得前，遮蓋虎賁。人便却。太子適前，飛鳥走獸復驚來前。遠藏三匝，復塞藏戶。太子復不得前。於是太子舉右手住而言：「我正不語而當生理，我適欲語恐入地獄，我所以不語者，欲安身避害。濟神離苦，是以不語，而信誑詐之言，謂我瞽盲為實瘖瘂，是時人民聞太子語，有絕妙之音，世所希聞，行者為止坐者為之起，皆言太子神聖，乃爾皆前叩頭求恩悔過，原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已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聽於太子前。王聞太子語歡欣踊躍，即與夫人駕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顧視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而言：『勞屈父王遠來見迎，今日父子已生相棄捐，恩愛已乖骨肉，以離其義甚愆，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汝為智者當原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曾為國王用，行有缺漏，故下入地獄。六萬餘歲，蒸剝裂其痛難忍。當此之時，父母寧能知我地獄苦痛劇不？寧能分取我身上痛不？我厭畏地獄苦，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歲，冀得免瑕，除去垢穢，出於塵埃之外，不與罪會，除憂去累，念生若寄，不可選軟去道。日遠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歡樂暫有，憂苦延長。王知太子意堅志固，遂聽學道。於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壽終即生兜術天上。畢天之壽，下生世間，為迦維羅衛王太子。自致得佛，佛告阿難：『爾時太子墓魄者，

我身是也。是時父王者，今閱頭檀是也。是時母者，今摩耶是也。是時侍我五僕者，阿若拘隣等是也。是時婆羅門欲生理我者，今調達是也。我與調達世世有怨，佛說經訖，諸弟子諸天龍鬼神帝王人民，皆大歡喜，為佛作禮。佛說太子墓魄經。

佛說月明菩薩經一卷

No. 169

南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萬人俱。是時羅閱祇有大姓豪富家，名申日。申日有子字梅羅。法漢言有清潔之行，佛警童男。故言月明童男。到佛所前，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告月明童男：『菩薩摩訶薩在家若作比丘，持法施飯食，施常以善意迎逆一切人，心奉持食，四願當發意求佛，疾速得無上正真道。何等為四願？第一願者，願一切人疾速善權方便。第二願者，願世世與善知識共會。第三願者，願以財寶與一切人共。第四願者，願行二事，以法施及飯食，常樂得是行。是為四願。復次月明童男，菩薩大士在家若出家，常樂經法施，常以善權迎逆人，意無貪心，正立法中住，奉守禁戒。當如法，復有一事。月明童男，若比丘疾病窮厄，勤苦當憂，令得安隱，給與醫藥。何但醫藥尚當不惜肌肉，當供養之，趣令得愈。復有一事。月明童子，菩薩大士布施終不中疑。何以故？過去阿僧祇劫，復阿僧祇劫，都不可計無央

數極廣遠。爾時世有佛，名諦念，願無上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示現受身於世間。隨所樂具，習行為上尊。復有一事。月明童男，爾時諦念願無上王如來至真等正覺，其日現得等正覺相，便變化作無央數身形，隨所喜樂而開導之。使無數人得須陀洹道，無數人得斯陀含道，無數人得阿那含道，無數人得阿羅漢道，無數人得辟支佛道，無數人得四王天上，無數人得忉利天上，無數人得鹽天上，無數人得兜術天上，無數人得尼摩羅天上，無數人得生魔天上，無數人得梵天上，無數人得別發無上正真道意。人人皆當過泥洹大道去。爾時諦念願無上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是教授現身一日，所度盡已，便般泥洹。般泥洹後，其法留止二十億千歲，其數欲盡最後五十年。中比丘多不復信深經，多喜淺事。經法於是稍稍未盡。爾時閻浮利國有王名智力，常修行佛三事，何等三事？一者常護佛深法，二者受行佛深法，三者諦信佛深法。爾時世有比丘字浮曇末，漢言至誠意，常行三事，何等三事？一者常持是三昧，二者常護是三昧，三者常誦是三昧。加有八事，常行慈心，常行哀心，常行悲心，常行護心，常行點慧心，常行答問心，常行喜踊心，常行第一心，以是便具降九十六種道。悉覽知一一深法，不復疑。至誠意比丘與智力王有親里，為王所尊敬。國人愛重亦爾。王欲見是比丘，無有厭極。時聽是比丘說經法，無有厭足。時欲禮是比丘，無有厭足。時是比丘

牌上生大惡瘡，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

悲即為淚出時二萬夫人俱亦皆同時悲念是比丘於時王臥出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欲愈是至誠意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即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勅問臣下何從得生人血肉時王第一太子字若羅衛漢言智止白王王莫悲莫愁莫憂人之血肉最為賤微世人所重道無所違王答太子善哉善哉太子默然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比丘已得除愈大歡喜悅懌不能自勝意存比丘不復念太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便舉國財寶賜與太子太子以偈答王曰

與血肉安隱施

割血肉施與人

即得愈無復恐

是供養佛所譽

德中德最安隱

未來當作佛者

斷貪婬去瞋恚

一切人皆除愈

佛告月明童男爾時至誠意比丘者提和竭羅佛是爾時智力王者今彌勒菩薩是時智止太子我身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饒益於世間不可計量積累功德欲度一切故菩薩大士行皆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欲求度世苦者當發無上正真道意誦習是三昧佛說經已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月明菩薩經

佛說德光太子經

No. 170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爾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頓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於是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賴吒和羅問世尊言菩薩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無動畏之慧超異之智發遣辯才光明徹照入一切智教授眾生令得解脫斷於狐疑以善權方便示一切智言行相應所問諸佛常以巧便得諸佛意一切所聞法皆能受持疾速一切智爾時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問佛而說頌曰

云何菩薩滿所行

何謂所作而審諦

具足智慧功德願

今人中尊解說是

紫磨金色妙身體

為人中尊積上德

救濟擁護於眾生

願佛解說無上行

為如何得無盡智

無量總持上覺道

云何致得平等行

解決眾人之狐疑

無數億劫樂生死

其意終不有穢厭

已見無數勤苦人

善權教授令開解

淨其佛國眷屬具

光明壽命眾亦爾

一切所云為寂寞

唯願世尊說上行

降魔官屬斷諸見

脫於愛欲度想行

云何講說經法義

願佛解說諸實行

端正殊好辯才足

為眾人說柔軟音

飽滿世間如時雨

願佛解說諸覺行

所說微妙如羯隨

梵聲無疑明慧音

眾會渴仰於經法

便以甘露飽一切

若有欲學尊佛道 當勤精進志法行
如來所講悉平等 唯願法王以時說
我欲聽說正真道 佛天中天知我意
今我不敢擾世尊 唯願善說無上行
佛告賴吒和羅善哉善哉乃問如來如此之義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愍傷諸天及世間人乃為當來諸菩薩施令得護行賴吒和羅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賴吒和羅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行平等心而無諛諂二者等心於一切三者解了空行四者如口所言身行亦爾是為四事法菩薩疾得清淨行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安隱勸進何等為四一者得總持二者得善知識三者得法忍四者於戒清淨所行平等是為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入於塵勞勸悅生死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示現佛身入於生死勸諸起滅者令得喜悅法二者為說柔順之法三者所有無所愛惜四者得不起法忍是為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無所愛著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著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薩不當貪財利三者菩薩不求諸功德報四者菩薩不當惜身命是為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於法無厭足何等為四一者於戒無所缺減二者習閑居野處三者奉四賢聖之行四者得博聞是為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而得無念普有所入何等為四一者令生善處

常值佛世。二者聽受尊長教而無諛諂。三者樂受教命其心不著財利。四者得辯才入深法要。是為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為菩薩行無傷害意於人。二者棄捐諛諂邪偽之行。樂在閑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望其報。四者晝夜常志求法。見說法者不求其短。是為四事法。菩薩摩訶薩得清淨行。佛爾時說偈言

其心不著塵垢法 即便無有惡瑕穢
 志意不厭教論法 則能令致無上道
 雖遇不賢常一心 普入邪行惡道本
 出家學道無所惜 在於山間欲解脫
 閑居寂寞無所起 其心不著財利色
 捐棄軀體不惜命 行如師子無所畏
 心得歡悅知厭足 譬如飛鳥無所畏
 一切世間無有常 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樂獨處譬如犀 無有恐畏如師子
 心不怖懼無龜志 若得供養無增損
 捐去邪語及惡見 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為世間一切護 意為善權無放逸
 意善持戒為眾導 心不亂著諸恩愛
 謹順正行如救火 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脫於空無有想 種種具足審寂寞
 所住靜然智慧明 得甘露味常歡悅
 假使得佛覺道意 常為清淨無疑難
 總持辯才一其心 忍一切苦不想報
 若有菩薩聞是行 欲求佛道當歡喜
 常志精進離懈怠 了穢無知意不害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自墮落。何等

為四。一者菩薩憍慢而不恭敬為自墮落。二者菩薩作無反復習於諛諂為自墮落。三者菩薩求供養貪利為自墮落。四者菩薩佞諂邪行求於供養為自墮落。是為四事法。菩薩為自墮落。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墮邪墮。何等為四。一者懈怠為墮墮法。二者無淨信。三者起想。四者見得供養者有嫉妬心。是為菩薩四事墮邪墮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不當習四事法。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與諸邪見人相習。二者菩薩不當與惡知識相習。四者菩薩不當與貪衣食人相習。是為四事法。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苦痛之罪。何等為四。一者以智慧自貢高懷憎嫉意。二者心不歡悅無清淨行。三者不能忍辱但欲貪他人財物。四者謂有我人著法。是為四事法。菩薩得苦痛之罪。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自縛。何等為四。一者菩薩喜輕慢於人。是為自縛。二者菩薩行世間巧便起賈作治生想。是為自縛。三者菩薩意不受法慧為放逸行。是為自縛。四者菩薩縛意住種姓。是為自縛。是為四事。佛告賴吒和羅。後當來世學菩薩道者。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當供養諸無行者。諛諂人當供養諸諛諂者。有無智人當供養諸無智者。貪求衣食無有直心。嫉妬種姓諛諂懷邪。無質朴心。欺諸尊長及諸家室。用供養故還相誹謗意貪財利。入諸郡國不念說法。以開解人亦無善權。於眾人無智慧意。自以為智。見

他人智慧為善師。便輕慢之。設有無行者為破壞之器。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為無智懈怠。不多念智慧還相壞法。別離眾會共結怨害。轉共諍鬪。謂他無行我承法教。不奉禁戒。不欲聞法不行精進。生於貧窶之中。在窮厄之家行作沙門。但憂求財利。其所在處不能得安。何況亂志。一心雖行佛功德。續貪著家室之利。自謂我為沙門也。佛言。我不謂是輩之人為行菩薩法。如是等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順法忍。何況欲得佛慧正覺之行。佛言。賴吒和羅。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漸亦復當墮八惡之處。何等為八。一者生在邊地。二者墮貧窮家。三者所生之處面目醜惡。四者生於邪惡反善之家。五者生與惡知識會。六者多疾病。七者所生處壽命短。八者橫死。是為菩薩八惡事墮於邪墮。所以者何。賴吒和羅。我不以口言作願以為菩薩。不以偽亂之人為清淨行。不以諛諂為菩薩行。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佛。不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行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意。不謂多貪求者而得總持。不謂不見誠諦之德而有罣礙。當得生善處。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我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謂非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我不謂憍慢者當得清潔意。我不謂非知厭足者當好法也。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法。佛言。賴吒和羅。我不怨責外六師也。責此輩愚人。劇於外六師。所以者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諸天及世間人。佛於是說偈言

無智憤亂為放逸
與塵垢會起欲想
貪求供養懈怠增
便壞淨行亡正戒
生於貧家作沙門
譬如有人窮無物
貪供養故在閑居
得神通智辯才具
不見道住隨亂行
在醜惡中無力勢
作卑賤者無名德
後即生於大惡處
假使於道無貪利
隨藍之風不動人
無有功德仰於人
為壞亂教不承法
以至誠利致佛法
志願甚堅常清淨
我求佛故無所惜
是輩捨法不精進
有大燈明無能見
適聞所教即奉行
已聞種種佛法教
非法行者何得道
譬如示盲之道徑

佛告賴吒和羅。乃往過去無央數劫。長遠不可計無量不可思議。爾時有佛號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世間教授佛天中天時。有國王名頰真無。佛言。賴吒和羅。其頰真無國王。典主閻浮利天下。廣長六十四萬里。時閻

浮利有二萬大城。有億千家。其頰真無王有大城名寶照明。王所治處。其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以七寶為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審諦具足。爾時人壽十億那術歲。

佛告賴吒和羅。其王頰真無有子名曰德光。端正殊好。威神妙絕。初始生時。自然有千藏。出皆有七寶。一一藏中自然有諸國王寶。其七寶高八丈。德光適生。一切閻浮利人皆大歡喜。拘閉牢獄皆得解脫。其德光太子適生七日之中。無智不博。道俗悉具。佛語賴吒和羅。於時淨居諸天。中夜時來到德光太子所。語之言。太子不當為放逸之行。於是德光太子。從是已來。具足萬歲之中。初不睡眠。亦不調戲。初不歌舞。未曾作樂。亦不行來不出遊。觀未曾貪身。亦不念歌舞伎樂。不貪財利。不念家居。不著郡國。亦無所求。一切所有無所愛惜。如立一心。常在獨處。以寂諸難得意。少有無生不死者。身命不可保。不相敬重。天下恩愛會當別離。無有作導師者。亂法犯罪。憂怖恐懼。凡夫之士。不知厭足。以愚癡力。常熹諍鬪。我今者為墮無行之中。我欲默然無為。彼時太子獨處閑居。無放逸意。遠諸愛欲。為等心行。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頰真無他域之中。有一大城名樂施財。為德光太子造。南北行有八重。八百交道。以七寶為城。其城七重。以七寶為帳。皆以白珠而瓔珞之。一切諸欄。楯間有八萬寶柱。一切諸寶柱各有六萬寶。繩互相交繫。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億帶。若有風吹。展轉相揩。出百千伎樂之音聲。

一切諸欄楯前各有五百采女。善鼓音樂。皆工歌舞。得第一伎。所作具足。能歡悅一切天下諸國人。王以是供給德光太子。王告諸采女曰。汝等捨諸因緣。晝夜作諸伎樂。以樂太子。令可其意。無得使見不善之事。一切欄楯邊。置諸施具。飢者與飯。渴者與漿。欲得車馬者與之。欲得衣服華香。坐具舍宅燈火。隨其所求。供養具。金銀明月珠琉璃水精象馬。一切諸七寶瓔珞。以給天下。其城中央為德光太子作七寶宮殿。八重交露。彼一講堂。上有四億床座。以給太子。城中有園觀。生花樹寶樹。其樹常生。悉遍覆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央有七寶浴池。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為欄楯。中有八百師子之頭。其水由中入浴池。其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池水從中流出。池中常生四種花。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黃蓮花。周匝有寶樹。其樹皆有花實。其浴池邊復有八百莊飾寶樹。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寶樹。各以八十八寶。縷轉相連結。風起吹樹轉相敲。概出百千種音聲。諸浴池上皆有七寶交露帳。德光太子在其中浴。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床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敷八十億妙衣。以為坐具。座高五丈六尺。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諸床座下各有香爐。晝夜三反火燒蜜香。布諸好花。以寶覆蓋。垂金色蓮花。殿上有明月珠帳。垂八萬明月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一切諸園觀中。各有九萬明月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國。

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有鸚鵡鷓鴣拘耆孔雀鴈鳥鴛鴦鳩那羅鳥鷓鴣鳥諸耆域鳥皆共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爾時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已還皆悉童男都於諸國採擇得是諸童男將入彼城皆悉巧黠無所不能皆知天下諸所作為復將八十億童女在其城中端正姝好年十六已上限至二十皆工歌舞能令男子歡悅其所語柔軟工談言語常如應時不長亦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優鉢花香身出栴檀香皆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皆悉圍遶德光太子鼓樂絃歌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今自然得大怨家眾亂我清白之法我今當作無所惜之行於是太子愁憂不樂譬如有人所見拘繫心無所樂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見諸采女伎樂意無放逸亦不以為奇特亦不貪其城郭亦不著車乘彼具足於千歲中未曾愛色想亦不想聲香味細滑皆除諸想常專志一心念言此為是我怨家之眾我何持出是怨家中去而得解脫為無放逸行爾時諸采女白王頰真無太子不聽歌舞愁憂不樂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頰真無與八萬小王俱往詣德光太子所悲泣淚出愁憂不樂感絕躡地侍者即共扶持王令起住為太子說偈言

願子且觀我諸寶 子初生時自然出
誰嬌汝者今語我 吾當重罪誅罰之
今且觀是如天上 我從子意之所欲
今者太子有何乏 我能隨意令子得

視是諸欲淨好目 諸采女俱鼓樂聲
與共娛樂除其憂 悉工鼓音常喜笑
汝當聽是好音聲 所鼓伎樂相和悲
今正是意娛樂時 其池水中有蓮華
園觀中有華葉實 種種妙好無亂穢
觀是第一自在智 可以喜樂一哀我
入池中洒自恣樂 中有蓮華青黃白
種種紅花光覺人 今子觀是何不樂
鷓鴣鸚鵡拘耆鶴 拘那耆訶哀鸞聲
諸香白花譬如雪 孰聞是音不歡悅
明月講堂平等力 黃金琉璃為欄楯
諸所珍寶最妙好 諸樹音聲出那術
欄楯邊施用汝故 眾千采女鼓吹音
亦聞玉女歌樂聲 子意何念而不悅
今太子等美姝好 可以娛樂聽我言
父母住此目淚出 子豈無哀愍我等

爾時德光太子以偈答王言

彼持功德者 離諸惡見言 我以厭苦樂
不貪無利欲 皆見於五道 生死諸人民
今當說解脫 父王聽我言 無有觸嬌我
今吾當何說 我不貪於欲 云何樂歌舞
一切諸愛欲 我視如怨家 塵勞諸貪愛
隨人著五道 是諸采女輩 無覺癡樂之
為是諸魔事 隨人大繫縛 諸聖賢道士
常不讚歎是 習此愛欲者 為種因緣根
是采女身體 皮革如裹連 筋骨相撐拄
如幻無正利 譬若如畫瓶 中盛滿不淨
譬如在塚間 云何當樂此 所鼓音樂聲
無有亦無受 一切樂無諦 了此為不惑

若習於想念 便即失一心 隨塵勞音者
譬如癡老人 一切諸有樹 或有熾盛時
亦不可常得 或有無樂時 其果無有常
亦不常著樹 我以了如是 豈當戲短命
父母不可保 及兄弟妻婦 親里亦如是
臨終不自在 一切諸所有 如草上之露
不當縱其心 自恣為放逸 是意不可滿
譬若如大海 恩愛甚廣大 已得復重索
眾人貪欲故 各各而懈廢 無能缺減者
譬如須彌山 人以意為本 身命過去疾
譬如河水流 適合便復別 盡壞不久立
譬若如電現 貪著三界欲 則為無智黠
諸天來語我 無得為放逸 為菩薩行者
不貪諸所有 願欲得佛道 哀念眾人民
非以淫欲行 可以致佛道 其有受貪欲
為心意作奴 便為自壞敗 不得立功德
我終不受欲 亦無起瞋恚 如鳥墮羅網
云何得自在 現於惡思想 為還自縛身
意不得自在 為無利空聚 貪是恐懼身
譬如毒樹花 何所是人尊 謂度駛水者
觀視諸人民 流墮惡道者 為諍空無句
興起諸邪見 王當知我意 欲度脫此輩
不貪積慢法 疾得度無極 覺諸睡臥者
療治於疾疫 為除去憂患 令立歡悅跡
欲脫三千世 縛著音響者 為說善經義
飽滿久貧窮 調諸不成者 拔出於惡道
施盲得眼目 令聾者得聽 為造解脫燈
立智慧神通 令諸三界人 得三忍平等
為作慈悲哀雨 度諸雲霧岸 為一切眾人

現其光明焰 便持善覺意 令脫得蔭涼
為雨諸醫藥 皆令得安隱 念是已父王
即便坐一心 吾於一切欲 無復志願求
但欲索佛道 用哀眾人故 於諸有貪欲
無復有志願 孰有智點人 樂在於是中
云何犯禁忌 令人意迷亂 若因貪愛色
為墮大惡道 孰行佛道者 當復為放逸
人皆隨水流 我當今逆流 不可以言說
而致得佛道 當放慈悲光 照於一切人
我不貪愛欲 不縛著財物 我今願父王
不如與眾還 我欲棄眾會 及一切郡國
人多求可意 從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
勝得億郡國 不可在愛欲 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無上 安隱快樂句 當詣大山中
在樹下而坐 習在於閑居 可得尊覺道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德光太子於講堂上與
諸放逸者俱其心穢厭之時太子作三品行
何等為三一者住立二者經行三者坐禪棄
捐睡臥具足上行已得八住時太子夜半聞
虛空中聲淨居諸天嗟歎佛功德廣普具足
及歎法眾德光太子聞已衣毛為豎即而墮
淚愁憂不樂叉手以偈問諸天言

我在厄難中 諸天願哀我 今且住聽言
我欲有所問 行在虛空中 為歎誰功德
我聞其音聲 其心為悲喜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諸天為王太子德光說
偈言 今世間有佛 太子不聞耶
佛號曰吉義 救濟兼擁護 奉行諸善本
開化尊功德 眾僧以學問 有億那術千

德光太子以偈問諸天言

我儻見世尊 云何知是佛 願說慈功德
欲知於正覺 假使往見佛 當問道如何
菩薩行何法 得為一切護
於是諸天為德光太子說偈言 頭髮軟妙好
英殊如右旋 其頂相威神 好譬如山巔
眉間相光明 威曜若日出 生妙如右旋
色好白如雪 覺意為清淨 目為紺青色
人中尊天子 顏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悅
放億無量光 普遍三千國 消滅諸惡道
佛口中牙齒 悉平等清淨 鮮潔如拘文
明如好樹光 無亂兩二十 合為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 還自覆其面 口所說妙言
令人意歡悅 常無諸諛諂 梵音甚清淨
佛之所講說 勝百千音樂 除寂諸狐疑
令人得利悅 種種德無乏 善權決道義
已解點法花 為百千瓔珞 其地之音聲
為出天伎樂 譬如天音響 佛語亦如是
真陀羅鷓鴣 拘耆及鴛鴦 鴈鶴及鷓鴣
鳩那羅問言 其音為如梵 柔軟甚和悅
無諂無有短 覺了一切義 英儒而懸絕
可諸智者意 清淨離誹謗 無有諸想願
善施行德義 不聞作瑕穢 彼法行正覺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 皆有種種色
手臂長出膝 七合皆為滿 其指纖長好
有若干妙絕 紫磨金色體 心如明月珠
著身毛軟好 上向如右旋 齊圓如隆起
馬藏寂不現 足下安平趾 其下有相輪
佛膝中政好 平等種種色 經行如龍王

為如師子步 行時默低頭 諸根悉清淨
若人散花者 變成為花蓋 有增無減時
是為佛正法 若得利無利 勤苦與安樂
嗟歎及誹謗 其心無增減 譬若如蓮花
不著於泥水 正師子如是 無有與等者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聞嗟歎
佛功德及法比丘僧踊躍歡喜譬如貧窮飢
凍之人得伏匿寶藏其人歡喜譬如盲人得
眼目若如牢獄繫囚得解脫其人歡喜王太
子德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如
是於是國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聞佛威神
證明經法眾僧具足尊行無缺在於生死為
反邪行凡夫之士多無反復貪身自見非是
正行為居家多瑕穢習著欲者當墮苦痛放
逸行者智士所離愚癡為闇暝當於其中為
作平等燈明人意難調名色甚深六入無厭
不斷諸習當遇苦毒痛痒不安恩愛為根當
桎械諸受難捨與有共合長為怨會生死難
斷為人多眾事情閑疾迷亂身不堅固會當
歸死樂少憂多佛法為第一安不可以塵勞
之行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功德行今我在
愚癡之中不得一心定意不可以樂生死意
與惡人會嚴治善道何況乃欲得無上正真
道我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莫使我諸家
眷屬於門中作罣礙使吾不得出也佛告賴
吒和羅爾時國王太子德光向彼吉義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自投口說是言假使世尊有
一切智能悉普見者今天中天當念救我於
是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申右臂放手光

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其蓮花出億百千光明皆普徹照於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蓮花上欲往詣吉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遙叉手作禮三反自歸爾時吉義如來迴光還照於是太子尋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見世尊諸根寂定爾時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如來而說頌曰

吾不久覩醫王名

今者輒得見於佛

云何立在瑕穢行

皆能致得一切法

我向者夜中半時

從諸天聞佛無想

適聞愁憂無復樂

何所是人無放逸

其失道者示正路

諸無眼目得等視

今願為我現大道

慈哀療疾使信淨

令眾貧窮得富樂

拘閉牢獄得解脫

斷吾狐疑除諸結

唯願解說其道行

為吾現正離外道

於闇暝中作燈明

為諸傷害除垢穢

願大醫王斷吾疑

願度脫我生死道

斷絕去吾諸所愛

令得超度愁憂海

及以八道入大乘

今壽命短法命盡

多有妨廢功德行

無福之人不如願

今吾適開願解疑

今聞導師唯決要

云何菩薩為放逸

能奉行佛尊妙道

度脫人民生死惱

佛告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德光太子心所念廣為解說諸菩薩行德光太子聞彼佛所說即得無盡總持門逮五神通即踊在虛空化作妙花以散吉義如來上爾時頗真無王明且聞太子宮中嫫女啼泣聲面即為變便往到太子宮中問何故啼泣諸采女答言德

光太子不現不知所在於是王頗真無聞太子不現即便躡地與數千眾俱而舉聲啼泣爾時城神來到其舍告王頗真無言大王無得啼泣愁憂太子東去往見吉義如來稽首作禮跪拜承事王頗真無聞神語聲與諸眷屬大臣及太子後宮嫫女及八十四億那術百千人東出往詣吉義如來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佛語賴吒和羅爾時吉義如來知國王頗真無意即為如應說法令一切眾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於是王太子德光白吉義佛願佛受我清淨飯食請施佛即默然受之德光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今願仁者勸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來不當有貪心有所惜也應時皆同心勸助放心布施於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屬共奉吉義如來莊飾瓔珞宮殿城郭心無遺惜日作五百種味以供養佛及比丘僧為一切比丘以赤栴檀香及七寶為房室以摩尼為經行處於上作珍寶交露帳幔南北各有花樹行列邊有浴池中生優鉢花其邊際清淨無垢其花有百千葉設百千座一一比丘各有是具爾時德光太子令諸比丘不憂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獨得衣被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眠不念所愛不貪其身供養於佛所念無異爾時未曾有想念於欲亦無諍亂心無所害不貪於國一切無所愛惜不貪身命內外無所著於是聞佛所說法皆悉受持不重問如來初不沐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塗身不起疲厭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飲食左右吉義如來般泥日已後即為造起赤栴檀塔

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闍維如來處以一切天下諸花諸香擣香雜香伎樂以為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用七寶珍琦之物以為帳幔覆蓋其上各以五百七寶蓋供養諸塔及百千伎樂一切閻浮利諸花寶樹用供養塔各然百千燈一一所然油其價百千及散一切香花如是之比具足供養億歲中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道作沙門著三法衣常行分衛初不豫世事亦不睡臥了無衣食之心具足四億歲中常惠法施未曾計有我亦不疑他人何況求供養亦無生死語為眾說法不勸令生天上學是行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使為沙門佛語賴吒和羅爾時淨居諸天心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沙門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絕其吉義如來般泥洹已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億歲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供養九十四億那術百千佛佛告賴吒和羅汝知爾時國王頗真無不答言不及佛言則無量壽如來是汝知爾時德光太子不答言不及則吾身是也爾時城神者則無怒覺如來是佛語賴吒和羅用是故菩薩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最正覺者當學德光太子之行寂寞之教捐捨恩愛無放逸之行我求無上正真道時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是輩無行者貪著衣食愁思無懈用供養故自遠佛法所學無益污亂沙門壞菩薩法恣其身口意妄造所願捨其本行貪衣被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有慚愧之心不樂政行

學無常之法，不奉尊教，遠離佛行，於道自棄，意不樂解脫行。佛語賴吒和羅，以是故，聞此法已，當覺了之，棄惡知識，莫與無行者相隨，棄諸貪欲。佛爾時說偈言：

學道貪利及飲食，即為不樂十力行。
棄捐於佛百德教，用利供養墮他家。
剛強弊惡無慚愧，自放恣墮諸貪會。
為起塵勞墮邪行，便自說言我德行。
身在閑居遊於城，利供養故作恣行。
遠於解脫空去地，以故當棄離諸有。
為不敬佛及正法，遠離眾僧諸功德。
棄捐善道墮三惡，為失八百諸尊行。
若有聞說是經者，審淨其意常精進。
無數億劫佛難值，當用是故如法行。
其說得佛大乘者，常思念是功德句。
念已審爾一心住，當得無礙安隱道。
常立賢聖習觀德，意念厭足自制心。
汝等勿得捐善場，當墮五道如癡人。
習閑居止常精進，住莫自輕勿易他。
訶教己身寂其心，我本奉億佛教誠。
不惜身命意質朴，精進於法行恭敬。
我故常說此言，行是已後道不難。
聞是若喜大乘者，不能精進不樂聽。
其有智者樂此言，後當棄惡及怨結。
佛告賴吒和羅，若有菩薩行五度無極，不如學是經，奉行順教，彼之功德百倍不及學此經者。說此經時，三十那術天及人發無上正真道意，皆得立不退轉地。七千比丘得無起忍漏盡意，解於是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是經名為

何等。云何奉行。佛告賴吒和羅：是經名為離癡願行清淨。當學當持正士所樂。決菩薩行具足諸義。佛說如是。賴吒和羅諸天世間人民龍鬼神等，皆大歡喜，起前為佛作禮而去。佛說德光太子經。

太子須大拏經

No. 171 [No. 152 (14)]

西秦沙門聖堅奉 詔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那坻阿藍時，與無央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在四部弟子中央坐。時佛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難從坐起整衣服，叉手長跪白佛言：我侍佛以來二十餘年，未嘗見佛笑如今日也。今佛為念過去當來現在佛乎。獨當有意願欲聞之。佛語阿難：我亦不念去來今佛也。我自念過去無央數阿僧祇劫，時行檀波羅蜜事耳。阿難問佛言：何等為行檀波羅蜜事。佛言：往昔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為葉波。其王號濕波，以正法治國，不枉人民。王有四千大臣，主六十小國，八百聚落，有大白象五百頭。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及山川，夫人便覺有娠。王自供養夫人，床臥飲食皆令細軟。至滿十月，便生太子。宮中二萬夫人聞太子生，悉皆歡喜踊躍。乳湏自然而出。以是之故，便字太子為須大拏。有四乳母養護太子。中有乳太子者，中有抱太子者，中有洗浴太子者，中有將太子行遊戲者。太子至年十六，書計射御及諸禮樂皆悉備。

足。太子承事父母如事天神。王為太子別立宮室。太子少小以來常好布施。天下人民及飛鳥走獸，願令眾生常得其福。愚人慳貪不肯布施，愚惑自欺無益於己。智者居世則知布施為德。布施之士，皆為過去當來今現在佛辟支佛阿羅漢所共稱譽。太子年遂長大，王為納妃，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雙。以妙琉璃金銀雜寶瓔珞其身。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思惟：欲作檀波羅蜜事。太子白王：欲出遊觀。王即聽之。太子便出城。天王釋下，化作貧窮聾盲瘡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之，即迴車還宮。大愁憂不樂。王問太子：出遊來還何故不樂。太子白言：我適出遊，見諸貧窮聾盲瘡痂人，是故愁憂耳。我欲從王乞求一願，不審大王當見聽不。王答太子：欲願何等。在汝所索耳。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使傍臣輦取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恣人所欲，不逆人意。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太子功德者，四遠人民有從百里來者，千里來者，萬里外來者。人欲得食者，飼之。欲得衣者，與之。欲得金銀珍寶者，恣意與之。在所求索，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即會諸臣及眾道士，共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多力健鬪。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咸言：無能往得者。中有道士八人，即白

王言。我能往乞之。當給我資糧。王即給之。王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行杖。翹一脚向門而立。時守門者。入白太子。外有道士。悉皆拄杖。俱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為作禮。如子見父。因相勞問。何所從來。行道得無勤苦。欲何所求。索一脚為翹乎。道士八人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至黃泉。布施之德。功不可量。遠近歌頌。莫不聞知。人說太子實不虛也。今為天人之子。天人所言。終不欺也。如今太子審能布施。不逆人意者。欲從太子乞。巧行蓮花上白象。太子即將至象廄中。令取一象去。道士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白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白象如視我無異。不可與卿。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能坐此象。逐我令出國。太子即自惟念。我前有要願。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當得無上平等度意。聽當與之。以成我無上平等度意。太子言諾。大善。願以相與。即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祝願太子。祝願畢已。累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能追逐奪卿。時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太子以白象布施。怨家皆大驚怖。從床而墮。愁憂不樂。念言。國

家但怙此象。以却敵國耳。諸臣皆往白王。太子以國中。却敵之寶。象布施怨家。王聞愕然。臣復白王。今王所以得天下者。有此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自恣布施。中藏日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呼一臣而問之曰。太子審持白象。與怨家不。臣答王言。實以與之。王聞臣言。乃更大驚。從床而墮。悶不知人。以冷水灑之。良久乃蘇。二萬夫人。亦皆不樂。王與諸臣共議。言。當奈太子何。中有一臣言。以脚入象廄中者。當截其脚。手牽象者。當截其手。眼視象者。當挑其眼。或言當斷其頭。諸臣共議各言如是。王聞此語。甚大愁憂。語諸臣言。兒大好道。意布施人。奈何禁止拘閉之也。中有一大臣。嫌諸臣議不當爾也。王唯有是一子耳。甚愛重之。云何欲刑殘。乃生是心耶。大臣白王言。臣亦不敢使大王禁止拘閉太子也。但逐令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慚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即遣使者。召問太子。汝持白象。與怨家不。太子白王。實以與之。王問太子。汝今何故。持我白象。以與怨家。而不白我。太子白言。前已與王自有要令。諸所布施。不逆人意。是以不白王耳。王言。前所要者。自謂珍寶。白象何預。太子報言。此皆是王之所有物。何得獨不在中耶。王語太子。速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中。十二年。太子白王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願復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正坐汝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却

敵之寶。故逐汝耳。不得復住。布施七日。速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王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令。今我自私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復煩國家財寶。二萬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太子便使左右。普告四遠。其有欲得財物者。悉詣宮門。隨所欲得。人有財物。不可常保。會當壞散。四方人民。皆來詣門。太子為設飯食。施與珍寶。恣意而去。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歡樂。太子語其妻。疾起聽我言。大王今逐我。著檀特山中。十二年。妃聞太子言。愕然驚起。白太子。有何過咎。而王乃當至是乎。太子報言。用我布施。太劇空虛國藏。以健白象。施與怨家。王及傍臣。用是之故。悉共逐我耳。曼坻言。使國豐溢。願令大王及諸傍臣。吏民大小。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勤求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致難為心。虎狼猛獸。大可怕也。汝慣憍樂。何能忍是。汝在宮中。衣即細軟。止則幃帳。飲食甘美。恣口所欲。今在山中。臥則草蓐。食則果蕪。汝何能樂是。又多風雨。雷電霧露。使人毛豎。寒則大寒。熱則大熱。樹木之間。不可依止。加地有蒺藜。礫石毒蟲。汝何能忍是。曼坻言。我當用是細軟幃帳。甘美飲食。為而與太子別乎。我終不能相遠離也。會當與太子相隨去耳。王者以幡為幟。火者以烟為幟。婦人者以夫為幟。我但怙太子耳。太子者。我之所天。太子在國時。布施四遠人。我常與太子共之。今太子遠去。若有人來乞者。我當應之。云何。我聞人來求太子時。我

當感死何疑。太子言：我好布施，不逆人意。有人從我乞兒索女者，我則不能不與之。汝若不順我言，則亂我善心，可不須去。曼坻言：聽隨太子在所布施，莫懈世間布施，未有如太子者也。太子言：汝能爾者甚大善。

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大王，以正法治國，莫邪狂人。民母聞太子辭別如是，即感慟悲哀，語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嘗有過。今唯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裂而死耶。兒在腹中，如樹木葉，日夜長大，養子適大而捨我去，諸夫人皆當快。我王不復敬我，天不違我願者，使我子速來還國耳。太子與妃及其二子，俱為父母作禮於是而去。

二萬夫人以真珠各一貫，以與太子。四千大臣作七寶華，奉上太子。太子從中宮北出城門，悉以七寶珠華，布施四遠人民。即時皆盡。吏民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者，皆竊議言：太子善，人是國之神，父母何能逐是珍寶之子乎。觀者皆共惜之。太子於城外樹下坐，辭謝來送者，可從此而還。吏民大小垂淚而歸。

太子與妃二子共載自御而去。前行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卸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自入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與卿有所愛惜也。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寶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

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男，妃負其女，步行而去。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和顏歡喜，相隨入山。

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在空澤中，大苦飢渴。忉利天王釋即於壙澤中，化作城郭市里街巷，伎樂衣服飲食，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暇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顧視其城，忽然不見。轉復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大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渡。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住者，違父王教，非孝子也。太子即入慈心三昧，水中便有大山以堰斷水。太子即與妃褰裳而渡。渡已，太子即心念言：便爾去者，水當澆灌殺諸人民。蜎飛蠕動，太子即還顧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得渡。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檀特山中，太子見山嶽峯嵯峨，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鳥鴈鴝鶒，翡翠鴛鴦，異類甚眾。太子語妃：觀是山中樹木參天，無折傷者，飲此美泉，嗽是甘果。而此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州陀，年五百歲，有絕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所有好甘果泉水，可止處耶。阿州陀言：是山中者，普是福地，所在可止耳。道

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答。曼坻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為幾何歲。道人答言：止此山中四五百歲。曼坻謂言：計有吾我人者，何時當得道耶。雖久在山中，亦如樹木無異，不計吾我人者，乃可得道。道人言：我實不知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汝頗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曾見耳。太子言：我正是太子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衍道。道人言：太子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道，不久也。太子得無上正真道時，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語太子：所止處。太子則法道人，結頭編髮，以泉水果菰為飲食，即取柴薪作小草屋，并為曼坻及二小兒，各作一草屋。凡作三草屋，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草衣，隨父出入。女名鬪拏，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悉皆歡喜，依附太子。太子適住一宿，山中空池皆出泉水，枯木諸樹皆生華葉，諸毒蟲獸皆為消滅，相食嗽者皆自食草。諸雜果樹自然茂盛，百鳥嚶嚶相和悲鳴。曼坻主行採果，以飼太子及其男女。二兒亦復捨父母，行在於水邊，與禽獸戲。或有宿時，時男耶利騎師子上戲，師子跳踉，耶利墮地，傷面血出。獼猴便取樹葉拭其面血，將至水邊，以水洗之。太子在坐，亦遙見之，曰：禽獸乃有憐心。

時鳩留國有一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婆羅門有十一醜，身體黑如漆，面上三顛，鼻正，匾匾，兩目復青，面皺唇哆，語言謇

吃大腹凸臆脚復繚戾頭復頰禿狀類似鬼其婦惡見呪欲令死婦行汲水逢諸年少嗤說其婿形調笑之問言汝絕端正何能為人作婦耶婦語年少言是老翁頭白如霜著樹朝暮欲令其死但無奈其不肯死何婦便持水啼泣且歸語其婿言我適取水年少曹輩共形調我當為我索奴婢我有奴婢者便不復自行汲水人亦不復笑我婿言我極貧窮當於何所得奴婢耶婦言若不為我索奴婢者我便當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布施太劇故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女可往乞之婿言檀特山去此六千餘里初不山行當於何所而求之乎婦言不為我求奴婢者我當自剄死耳婿言寧殺我身不欲令汝死也婿言汝欲令我行者當給我資糧婦言便去無有資糧婆羅門自辦資糧涉道而去於是婆羅門徑詣葉波國至王宮門外問守門者太子須大拏今為所在時守門者即入白王外有婆羅門來問求太子王聞人求太子心感且悲言但坐是輩故逐我太子今此人復來耶王便自說喻言如火自熾復益其薪今我愁憂譬如火熾人來問太子如益其薪婆羅門言我從遠方來聞太子名上徹蒼天下至黃泉太子布施不逆人意故從遠來欲有所得王言太子獨處深山甚大貧窮當何以與卿耶婆羅門言太子雖無所有貴欲相見耳王即使人指示道徑婆羅門即行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渡時婆羅門遂入山中逢一獵師問言汝在山中頗

見太子須大拏不獵者素知太子坐布施諸婆羅門故徙在山中獵者便取婆羅門縛著樹以捶鞭之身體悉破罵言我欲射汝腹噉汝肉用問太子為婆羅門自念今當為子所殺耶當作一詭語耳便言汝不當問我耶獵者問言汝欲何說婆羅門言父王思見太子故遣我來追呼太子令還國耳獵者便即解放逆辭謝之實不相知即指示其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遙見婆羅門來甚大歡喜迎為作禮因相勞問何所從來行道得無疲極何所索乎婆羅門言我從遠方來舉身皆痛又大飢渴太子即請婆羅門入坐出果蘇水漿著其前婆羅門飲水食果竟便語太子言我是鳩留國人也久聞太子好惠布施名聞十方我大貧窮欲從太子有所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有所愛也我所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兩兒以為給使可養老者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欲得我男女奈何不相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兩兒言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之汝便隨去兩兒走入父腋下淚出且言我數見婆羅門未嘗見是輩此非婆羅門為是鬼耳今我母行採果未還而父持我與鬼作食定死無疑今我母來索我不得當如犉牛覓其犢子便啼哭號泣愁憂太子言我已許之何從得止是婆羅門耳非是鬼也終不噉汝汝便逐去婆羅門言我欲發去恐其母來便不復得去卿持善心與我母來即敗卿善意太子報言我從生已來布施未嘗有悔也

太子即以水澡婆羅門手牽兩兒授與之地為震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父言我宿命有何罪今復遭值此苦乃以國王種為人作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平等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為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走至其母所我奈何得之當縛付我耳太子即反持兩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持繩頭兩兒不肯隨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下墮地地為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兒戲處呼哭宛轉而自撲地婆羅門徑將兩兒去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隨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鞭之兩兒言莫復撻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哀念我今當遠去為人作奴婢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棄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痒右目復瞶兩乳汁出母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此果為宜歸視我子得無有他故便棄果而歸時第二切利天王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敗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卿是獸中王我亦是人中王子共在山中願小相避使得過去我有二子皆尚幼小朝來無所食但望待我耳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其草屋中索之不見復至兒屋中覓之不見至兒常

所戲水邊亦復不見，但見與所戲禽獸麀鹿，師子獼猴，皆在曼坻前自撲號呼。所戲池水為之空竭，曼坻便還至太子所，問太子兩兒為何所在。太子不應，曼坻復言：「兒遙見我持果走來，趣我躡地復起跳踉呼言：『阿母來歸！見我坐時皆在左右，見我身上有塵土，即為我拂去之。』今亦不見兒，兒亦不來附我，為持與誰乎？今不見之，我心摧裂，早語我處，莫令我發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曼坻益更愁毒言：『不見兩兒尚復可耳，太子不應，益令我迷荒。』太子語言：『鳩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太子語，便感激躡地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爾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衛，汝作婆羅門女，字須陀羅，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從汝買華，欲以散佛。汝以二莖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常為卿妻，好醜不離。』我爾時與汝要言：『欲為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爾時答我言：『可。』今以兒布施而反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心所欲。天王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善，妃可得耳。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也？』太子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度意？』太子以水澡婆羅門手，牽

妃與之，釋知太子了無悔心，諸天讚善。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也。太子言：『何為不取？豈有惡乎？』諸人婦中，是婦為善現國王子，其父唯有是一女耳，是婦用我故，自投湯火，飲食麤惡而常不避，所為精勤，面貌端正。卿今取去我心，乃喜。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王釋，故來相試耳。欲願何等？』即復釋身端正殊妙，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者令婆羅門將我兩兒還賣本國中，二者令我兩兒不苦飢渴，三者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王釋言：『當如所願。』太子言：『願令眾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天王釋言：『大哉！所願巍巍無上。若欲生天，作日月，中王，世間帝主，注延壽命，我能相與。如卿所說三界特尊，非我所及也。』太子言：『今且願我令得大富，常好布施，又勝於前。願令父王及諸傍臣皆思見我。』天王釋言：『必如所願，須臾之間，忽然不見。』鳩留國婆羅門得兒歸家，婦逆罵之，何忍持此面來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仁心，搥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速將銜賣之，更求可使者。增隨婦言，即行賣之。天王釋主行壞其市井言：『此兒貴無能買者。』兒適飢渴，天以自然氣令兒得飽滿。天王化其意，乃至葉波國，國中諸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之孫，舉國大小莫不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婆羅門言：『我自乞得用，問我為諸臣言。』卿來入我國，我亦應問卿。大臣人民便欲奪取婆羅門兒，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

而今奪之，不當固違太子本意耶？不如白王，王若知者，自當贖之。於是乃止。諸臣白王言：『大王兩孫今為婆羅門之所銜賣，王聞之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傍臣後宮嫖女，遙見兩兒莫不哽咽。王問婆羅門：『何緣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從太子乞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涕泣不肯就抱。王問婆羅門：『賣兒索幾錢？』婆羅門未及得對，男兒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嫖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被服珍寶，飲食百味。王獨有一子而逐之於深山，日日自與宮中嫖女共相娛樂，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慟悲哀，涕泣交迸言：『我負汝，汝何故不就我抱？』悲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大王，亦不畏婆羅門。』古是大王孫，今為人奴婢，何有人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耳。王聞兒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雇婆羅門直，更呼兩兒抱。兩兒便就，王抱兩孫，摩捫其身，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中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兩兒答言：『食果蔬菜，茹被褐為服飾，百鳥相娛樂，亦無愁憂心。』王即遣婆羅門去，男兒白王：『此婆羅門大苦飢渴，願賜一食。』王言：『汝不忿恚之耶？』何故復為索食耶？』兒言：『我父好道無復財物，可用布施，以我乞之，則是我大家，我尚未得為其使令，以副我父道意。』今何忍見其飢渴而無慈仁心，我父乃以兒施婆羅門，大王豈惜一食耶？』

王即賜婆羅門食，婆羅門食竟歡喜而還。

王遣使者速迎太子還，使者受教往迎太子，礙水不得渡，但念太子所即得過去，以王命而告太子，宜速還國。王思見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著山中十二年為期，尚有一年在，年滿自當歸。使者還白王如是，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慧之人，去亦當忍來亦當忍，云何恚不還，須汝乃飲食耳。使者復齎書往，太子得書頭面著地，作禮却遶七匝，便發視之。山中諸禽獸聞太子當還，跳踉宛轉自撲而號呼，泉水為之空竭，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即著衣與妃俱還，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逆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愚癡故耳，坐我之故，遠徙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還太子，及上金銀之粟，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食已嘔吐於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終不還受。速乘象還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怨家化為慈仁。國王及眾悉發無上平等度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懸繒幡蓋，香汁灑地，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以付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時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

大拏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時母者，今摩耶是也。時妃者，今瞿夷是也。時山中道人阿州陀者，摩訶目犍連是。時天王釋者，舍利弗是。時獵師者，阿難是也。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云是也。時女鬪拏延者，今現羅漢末利母是。時乞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婆羅門婦者，梅遮摩那是。勤苦如是，無央數劫，作善亦無央數劫，當持是經典為諸沙門一切說之。菩薩行檀波羅蜜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經。

佛說菩薩投身餒虎起塔因緣經

北涼高昌國沙門法盛譯

No. 172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乾陀越國毘沙門波羅大城，於城北山巖蔭下，為國王臣民及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說法教化，度人無數，教化垂畢。時佛微笑，口出香光，光有九色，遍照諸國，香薰亦爾。時諸大眾覩光，聞香，皆大歡喜。時光明還，遶佛七匝，復從口入。爾時阿難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今者世尊現奇瑞相，必有因緣，多所饒益，眾生蒙祐，唯願天尊說其因緣。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諸佛密口，凡所現相，有大因緣。汝欲聞乎？阿難曰：諾。唯天中天，佛告阿難：過去九劫，時世無佛，有一大國名乾陀摩提，王名乾陀尸利，夫人名曰差摩目佉。太子名曰梅檀摩提，其國廣博，豐樂饒人，人壽千五百歲。太子福德天下太平，無偷劫賊，人民和順，不相剋伐。太子慈仁，聰明智慧，貫練群籍，及九

十六種道術，威儀靡不通達，少小已來常好布施，於身命財無所遺惜，慈育眾生甚於赤子。大悲普覆平等無二，孝養父母，禮儀備舉。爾時父王為太子去城不遠，造立園觀，其園縱廣面八由旬，列種華果，奇禽異鳥，清淨嚴好，處處皆有流泉浴池，池中常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及餘雜種赤白蓮華、孔雀、鴻鵠、鴝鵒、鴛鴦，遊戲其中。清涼香潔微妙第一。爾時太子與群臣百官及后妃、嫫女，導從前後，詣園遊戲。經一七日，迴駕還宮。爾時國界有貧窮孤獨，老病百疾，聞太子還，悉來在道側，張手向太子。太子見已，即以身瓔珞服飾及金錢銀錢車乘象馬，悉用布施。及至城門，無復餘物，貧者猶多，恨不周足。太子還宮，念諸貧人憂不能食。王問太子為何恨也，太子答曰：近出遊觀，見諸貧人，夾在路側，求索所乏，即以身所有施之，猶不周足，故自愁耳。今欲從大王乞中藏財物，周給天下，不審大王賜所願不？王言：國家庫藏防備，緩急不宜私用。於是太子所願不果，愁倍於前。太子傍臣名曰闍耶，見太子不食，悲感懊惱，長跪叉手，白太子言：臣有金錢十千，奉上大天，隨意所用，願莫憂貧。飲食如先，錢若不足，臣當賣身供奉大天。於是闍耶即以金錢十千奉上太子。太子使人持錢出城，布施貧人，盡十千數，猶不周遍。還白太子：金錢已盡，貧者尚多。於是太子即使傍臣料檢私藏，復得金錢十千，施諸貧人，猶不充足。太子自念：夫人之苦，皆由貧窮，求不得苦。今

當自賣所愛之身。救彼人苦。令得安樂。思惟是已。却珍寶衣著。凡故服。默出宮城。投適他國。名裴提舍。自賣身與一婆羅門。得千金錢。以此金錢施諸貧人。時婆羅門使奴將車入山。斫樵於市賣之。經於多時。後復取薪。乃於山中得牛頭梅檀一段。重一百斤。時彼國王本有癩病。醫方呪術不能令差。王便怒曰。用醫何為。夫人百病皆有對治之藥。而我此病何獨不蒙。令收諸醫於市斬刑。時有一醫叩頭白王言。今王此病對治之藥。世間難有。雖有其名。未曾見之。王曰。藥名何等。答曰。名牛頭梅檀。王曰。夫人罪福業行不同。自有福人脫有此藥。即教宣令天下。誰有此藥。當分半國。從其市之。時婆羅門喚奴語曰。爾從來賣薪。雖獲微直。不如今者富貴之利。國王有病。今以半國市牛頭梅檀。汝今可齎此梅檀。往奉大王。必得如意。吾當與汝同此樂也。

時奴即持牛頭梅檀。奉上國王。王得之。已。磨用塗身。癩病即愈。王大歡喜。舉國臣民各蒙慶賴。即召群臣大設施會。放赦囚徒。布施貧乏。上下和樂。王使大臣破半宮殿。及所領國民。金銀珍寶。錢財穀帛。奴婢車乘。象馬牛羊。悉皆分半。莊嚴寶車百乘。馬騎千匹。作倡伎樂。香華幢幡。百味飲食。迎奴還國。王便請之。共坐寶床。作倡伎樂。飲食娛樂。王問奴曰。見卿福德。威相有殊於世。何緣處賤。願聞其志。奴曰。甚善。卿欲聞者。今當說之。如卿所疑。吾本非奴。卿頗曾聞乾陀摩提國。王有太子。名梅檀摩提。好布施。不答曰。數聞。但未見耳。曰。

吾便是也。其王聞已。倍更敬重。曰。何緣致是。太子曰。吾好布施。盡國財物。不足周用。窮者猶多。本願不遂。是以捨國自賣身耳。王曰。夫人宿行隨業。受報修善。則樂行惡受苦。非卿所為。非父母與。何乃虧國大望。處險涉難。如此之事。天下少有。必有異見。願說其意。太子答曰。吾本發意。誓度群生。行諸波羅蜜。志求菩提。王曰。善哉。甚大隨喜。太子語王。今以國還卿。唯求一願。儻不見違。答曰。所願何等。太子曰。欲得中藏錢財之物。以周給天下貧窮。孤老。疴羸百病。肆意布施。滿五十日。其中功德。與卿共之。王曰。甚善。錢財之物。隨卿施用。所賞半國。是卿功分。吾不敢受。太子曰。善。卿以財施我。我以國奉卿。我好布施。卿之樂國。人物殊。姓志欲不同。王曰。此行弘深。非吾所及。卿得道時。願見濟度。

太子即遣使宣告諸國。若有貧窮。孤老。疴羸之者。悉令來會。爾時太子使人開諸庫藏。運輦財物於平坦地。布施貧人。滿五十日。貧者得富。莫不歡喜。爾時太子委國去後。群臣驚怖。啼哭。白王。昨夜忽亡。太子不知所在。王聞是語。從床而落。迷不識人。夫人宮中。后妃嫔女。及臣佐吏民。莫不驚怪。悲感懊惱。舉聲號叫。奔出四向。追覓太子。時王夫人懼失太子。忽忽如狂。即與妃后。褰裳被髮。奔走出城。東西馳逐。尋覓太子。王恐夫人念子。懊惱。或能致命。即與群臣。嚴駕出城。追覓夫人。并太子消息。去國十里。於空澤草中。乃見夫人。從數宮女。捶胸啼哭。頭亂目腫。披百草叢。求覓太

子。其王見已。更增悲結。前捉夫人。手涕淚交流。諫夫人曰。吾子福德。慈孝。布施與物。無怨盡。以財物布施天下。猶不周足。常懷悔恨。無物施用。子今密去。必投他國。求財布施。或自賣身。賙給貧乏。且共還宮。勿大憂愁。吾今當遣使到諸國中。訪問消息。必得子還。夫人罵曰。由王慳貪。護惜錢財。不愛念子。今寧可以錢財為子身不。王曰。吾失在先。今悔何及。且共還宮。保不失子。今當躬身。四出求索。要得子還。夫人垂淚曰。今失我子。用生何為。寧死於此。不空還也。我觀子身。不知飢渴。雖遭病苦。不以為患。今還守空。何所恃怙。

於是太子后妃。被髮亂頭。號天叩地。四望顧視。不見太子。號天叩頭。飲淚而言。天地日月。父母靈神。若我有罪。今悉懺悔。願與我大夫。早得相見。於是國王強牽夫人及太子。后妃載車還宮。太子爾時遙在他國。兩目手足。三反瞞動。心中愁怖。似有忘失。即辭彼王。還歸本國。王令傍臣莊嚴寶車百乘。馬騎千匹。金錢十千。銀錢十萬。王有五百大臣。人以金錢十千。銀錢十萬。以贈送太子。王與群臣十千萬人。送太子到國界頭。施設大會。歡喜相謝。於是別去。太子惟曰。從小已來。足不妄動。目不妄瞞。吾前出國。不辭父母。必是父母及國臣民。恐失我。故憂愁苦惱。今當速去。令知消息。又復惟曰。道途曠遠。不可卒到。恐我父母哀念。情重。或喪身命。當作何方。令消息速達。時有烏鳥善能人語。白太子言。仁德至重。恩潤普及。何憂不辦。欲何所為。吾當助之。太子答曰。欲託

一事願見不違。烏曰奉命。太子曰煩卿送書與我父王。烏曰宜急。今正是時。太子作書以授與烏。烏口銜書飛到本國。以書置王前。王披書讀知太子消息。甚大歡喜。即起入宮語夫人曰。如我語。卿知不失子。不過數日。必得見子。夫人聞已如死還蘇。拍手稱善曰。令一切天下安隱快樂。所願皆得。壽命無量。爾時國中群臣豪族男女大小。聞太子還。皆稱萬歲。王即與群臣數千萬人。嚴駕導從。出迎太子。道路相逢。太子見父。即下寶車。前接足禮。啟父王曰。子道不孝。枉屈尊神。驚動國界。幸蒙原恕。王曰。甚善。父子相見。悲喜交集。迴駕還宮。舉國民庶。莫不歡喜。遠方諸國。貧窮乞人。聞太子還。多得錢財。皆從遠來。詣太子乞。太子使人擔輦錢物。於大路頭平坦空地。施諸貧人。一年之中。日日不絕。四方來者。皆得如意。爾時父王與諸大臣語。太子曰。從今已往。國藏珍寶。隨所須用。莫自疑難。夫施之德。遠近所重。冤敵惡人。聞太子功德者。自然修善。爾時有五通神。仙道士名曰勇猛。與五百弟子。在此山上。大巖窟中。修禪行道。志求菩提。欲度眾苦。教化天下。皆令修善。爾時太子。梅檀摩提。齋持種種百味飲食。上山供養諸仙道人。於時仙師。祝願太子。因為說法。太子心喜。志樂無為。不欲還國。願惟宮室生地獄想。妻子眷屬。生杻械想。觀五欲樂。為地獄想。思惟是已。即解瓔珞。嚴身上服。及車馬人從。悉付傍臣。遣令還國。於是太子披鹿皮衣。留住山中。從師學道。攢尋道術。時太子傍臣。還國白王。

太子上山供養仙人。留彼學道。不肯還宮。經書呪術。悉令通達。自要不還。王曰。一何苦哉。世人得子。以致歡樂。憑賴老時。益國除患。吾得此子。常懷憂苦。不欲富貴。不親眷屬。此之惱子。何道之有。即召群臣。共論此事。諸臣曰。太子好道。不貪世榮。志樂無為。既不還國。非可如何。王宜遣使。審定其意。必不還者。當量其宜。王即遣使。往問太子。吾今待子。如渴思飲。停留山中。不還何意。今夫人后妃。揮淚望途。悲號懊惱。不自任處。夫子道安親。不宜苦逆。隨使必還。使者受命。旨曰。如是。太子答曰。萬物無常。形不久存。室家歡娛。離別則苦。性命由天。不得自在。無常對至。雖有父子。不能相救。今求無為。欲度眾苦。得道之日。先度父母。今此處不遠。亦當時往。奉觀目下。此志已定。王宜更計。續立國嗣。還信白王。具說上事。王即召集群臣。更立太子。時王夫人與太子后妃。採女營從。齋持太子衣服。嚴身之具。及種種甘果。飲食。香華。伎樂。導從前後。上山到太子處。飯諸仙眾。因迎太子。夫人曰。夫種穀防飢。掘井待渴。立郭防賊。養子侍老。汝今不還國者。吾命不全。太子長跪白夫人曰。捨家處山。改形易服。如唾出口。不中食用。閑居道士。於國無施。理分已定。非可改移。寧碎身於此。終不還也。願母時還。尋爾修觀。於是夫人及太子后妃。見太子至。意堅固。無有還意。悲哭懊惱。隨路而歸。於時國王。唯望夫人得太子還。與諸群臣。出城迎待。唯見夫人。與太子后妃。被髮亂頭。搥胸號叫。隨路空歸。王益不

樂。群臣萬眾。莫不啼淚。迴駕還宮。於是國王諫謝夫人及太子妻。吾子好道。世間難有。慈育普濟。莫不蒙恩。此國之寶。非凡器也。今樂居山以修其志。但令安隱。時復相見。今且與子相去不遠。餉致飲食。消息往來。可以自慰。於是夫人得王諫。已憂情小歇。時遣人齋持飲食。及諸甘果。種種美饌。往到山中。供養太子。如是多年。太子亦時時下來。問訊父母。仍復還山修道。其山下有絕崖深谷。底有一虎。母新產七子。時天降大雪。虎母抱子。已經多日。不得求食。懼子凍死。守餓護子。雪落不息。母子飢困。喪命不久。虎母既為飢火所逼。還欲噉子。時山上諸仙道士。見是事。已更相勸曰。誰能捨身救濟眾生。今正是時。太子聞已唱曰。善哉。吾願果矣。往到崖頭。下向望視。見虎母抱子。為雪所覆。生大悲心。立住山頭。寂然入定。即得清淨。無生法忍。觀見過去無數劫事。未來亦爾。即還白師及五百同學。吾今捨身。願各隨喜。師曰。學道日淺。知見未廣。何忽自天捨所愛身。太子答曰。吾昔有願。應捨千身。前已曾捨九百九十九身。今日所捨。足滿千身。是故捨耳。願師隨喜。師曰。卿志願高妙。無能及者。必先得道。勿復見遺。太子辭師而去。於是大師與五百仙道士。涕淚滿目。送太子到山崖頭。時有富蘭長者。將從男女五百人。齋持食飲。上山供養。見太子捨身。悲感啼哭。亦隨太子。至山崖頭。於是太子在眾人前。發大誓願。我今捨身。救眾生命。所有功德。速成菩提。得金剛身。常樂我淨。無為法身。未度

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我今此身無常苦惱眾毒所集。此身不淨九孔盈流。四大毒蛇之所蜚螫。五拔刀賊追遂傷害。如此身者為無反復。甘饌美味及五欲樂供養。此身命終之後無善報恩。反墮地獄受無量苦。夫人身者。唯應令苦不得與樂。

太子種種呵責其身。諸過咎已。又發誓言。今我以肉血救彼餓虎。餘舍利骨。我父母後時必為起塔。令一切眾生身諸病苦。宿罪因緣湯藥針灸不得差者。來我塔處。至心供養。隨病輕重。不過百日。必得除愈。若實不虛者。諸天降雨香華。諸天應聲雨曼陀羅華。地皆振動。太子即解鹿皮之衣。以纏頭目。合手投身虎前。於是虎母得食菩薩肉。母子俱活。時崖頭諸人下向望視。見太子為虎所噉骨肉狼藉。悲號大叫。聲動山中。或有搥胸自撲。宛轉臥地。或有禪思。或有叩頭懺悔。太子爾時首陀會諸天及天帝釋四天王等。日月諸天。數千萬眾。皆發無上菩提之心。作倡伎樂。燒香散華。曼陀羅華供養太子。而唱是言。善哉摩訶薩埵。從是不久當坐道場。如是二唱已。各還天宮。五百仙人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神仙大師得無生忍。王及夫人明日遣使齎持飲食。上山餉太子。到常住石室。唯見臥具。鹿皮衣傘蓋鉢盂錫杖水瓶澡罐。悉在室中。不見太子。周遍問人。無有應者。唯見仙人十五五相向啼泣。到大師所。唯見仙師以手拄頰。涕淚滿目。呻吟而坐。周匝推問。無有應對。使者怖懼。即以飲食施諸仙士。走還白夫人。具說上事。夫人曰。不見我

子。見諸仙不答曰。但見仙士十五五相向泣。夫人曰。禍哉。吾子死矣。搥胸大叫。奔走詣王。王聞是已。從床而落。迷不知人。群臣萬眾來集。王側叩頭諫曰。太子在山未審虛實。何為哀慟。願王小息。於是王及夫人后妃嫔女臣佐吏民。褰裳徒跣。奔走上山。爾時長者富蘭亦逆來告王曰。太子昨日投身巖下。以肉飴虎。今唯餘骨狼藉在地。於是長者即引導王到太子屍處。王及夫人后妃嫔女群臣吏民。舉聲悲哭。振動山谷。王與夫人伏太子屍上。心肝斷絕。悶不識人。妃前扶頭理太子髮。心肝摧碎。啼哭聲。噎曰。一何薄命。生亡我尊。今日永絕不復得見。寧使我身碎如塵粉。不令我天奄忽。

如今太子已死。我用活為。時群臣白王。太子布施誓度群生。無常殺鬼所侵奪也。及未臭爛。宜設供養。即收骸骨。出山谷口。於平坦地積。梅檀香薪。及種種香木。諸香蘇油。繒蓋幢幡。以用闍維太子。收取舍利。以寶器盛之。即於其中起七寶塔。種種寶物。而莊校之。其塔四面縱廣十里。列種種華果。流泉浴池。端嚴淨潔。王常令四部伎人。晝夜供養娛樂。此塔

佛告阿難。時太子者我身是。時父王者即今我父。閱頭檀是。時夫人者母摩耶是。爾時后妃者今瞿夷是。時大臣闍耶者阿難是。爾時山上神仙大師者彌勒是也。裴提舍王者難陀是也。時婆羅門者羅雲是也。彌勒菩薩從昔已來。常是我師。以吾布施。不惜身命。救眾生。故超越師前。懸授九劫。今致得佛。濟度無極。佛說是時。天龍及人八萬四千。皆發無上平等

道意。八千比丘漏盡。結解得應真道。王與群臣。天龍鬼神。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禮佛而去。

丹本續有鄉爾時國王聞佛說已。即於是處起立大塔。名為菩薩投身餓虎塔。今現在塔東面山下。有僧房講堂精舍。常有五千眾僧。四事供養法盛。爾時見諸國中有人癩病及顛狂聾盲。手脚躑躅。及種種疾病。悉來就此塔燒香。然燈。香泥塗地。修治掃灑。并叩頭懺悔。百病皆愈。前來差者便去。後來輒爾。常有百餘人。不問貴賤。皆爾終無絕時。

佛說菩薩投身餓虎起塔因緣經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No. 173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 詔譯

爾時世尊從本座起。詣安陀林於一樹下。晝日棲止。宴寂而坐。是時諸苾芻眾。於其園林別會。一舍依次而坐。所謂尊者阿難。尊者闍二百億。尊者阿泥樓駄。尊者舍利子。如是等諸苾芻眾。既共集會。乃相謂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阿難言。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闍二百億言。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阿泥樓駄言。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尊者舍利子言。智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咸作念言。我等今者。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必為我等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何以故。世尊大師能斷疑故。是大悲者。譬如日光燭諸幽暗。

以一切智破諸疑惑，解除苦網，救度有情，令歸正道。等視有情，猶如一子。一切法中而得自在。以一切法作大利益。大牟尼尊能與一切息諸疑惑。佛常勤為解除疑結。是故我等宜共往問。時諸苾芻互言議曰：欲往見佛。是時世尊在於林中。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苾芻眾以如是事集會議論。即從三摩地起。詣苾芻所。時諸苾芻前迎世尊。設座奉請。佛就座已。告苾芻言：諸苾芻。向聞汝等共相議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初阿難言：色相修作多獲義利。聞二百億言。精進修作多獲義利。阿泥樓駄言：工巧修作多獲義利。舍利子言：智慧修作多獲義利。如是說已。又起念言：所說差別不相齊等。所謂各各建立最勝。若以此義往問世尊。佛必為我隨應宣說。如其所說。我等奉持。是事云何。諸苾芻白佛言：誠哉世尊。我等向者。為以此緣集會議論。願佛今時開決疑惑。爾時世尊為發此緣。說伽陀曰：

色相工巧與精進

智慧於中為最勝

若諸有情修福因

所獲福果又極勝

說是伽陀已。復告苾芻言：諸苾芻。或時有人於色相等。若隨修作。非一切種。一切時。多獲義利。若修福力。於一切種及一切時。多獲義利。諸苾芻。如福力者。我不見有一法。而諸有情隨修作已。多獲義利。何以故。諸苾芻。我念過去世時。有王名曰眼力。安止王城。善布國政。威神廣大。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其王有后名曰廣照。色相殊妙。人所樂見。彼廣照后。後於一時。與王同會嬉戲娛樂。由戲樂故。誕生

一子。容止端嚴。人所樂見。殊妙過人。具天色相。而彼太子。生生廣植妙色相因。由彼具足殊妙色相。是故今為立名色力。如是次第。乃至其後。別生三子。彼第一者。精進具足。第二工巧具足。第三智慧具足。

復次苾芻。彼廣照后。最後復有一子。託陰。是日忽然。其王宮中。種種珍寶。自天而降。復有微妙種種莊嚴珠寶。露幔俱時出現。覆王后上。時眼力王。見是希有殊特事已。中心異之。即召相師而詢問言：今此希有殊特之相。其故云何。相師對曰：大王。當知王后有子。託質聖胎。其子大福具大威德。當具名稱。王聞語已。復生驚歎。乃至後時。其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大哉。我今欲乘上妙師子之座。覆以白蓋。及須寶拂。即以此事。具白於王。王聞其言。心生歡喜。勅令周徧清淨嚴潔宮城內外。如其所欲。悉為辦造。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我今往彼大金寶聚。踞於其上。隨意舉手。自取金寶。普為一切廣行布施。使匱乏者。財寶豐盈。以事聞王。王隨所作。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令釋放一切禁繫。以事聞王。王隨所欲。勅令內外釋諸禁繫。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欲遊園林。以事聞王。王隨所欲。使淨園林。令其觀賞。

又復一時。彼廣照后。忽起思念。乃作是言：快哉。我今於此宮。屬多人眾前。以如是事發誠實語。若我真實有福報者。惟願天人。速疾奉我。殊妙莊嚴勝師子座。我若得已。處其座上。廣

為人眾宣說法要。如是言已。願俟諸天降希有相。以事聞王。時眼力王。即於宮中。勅令周遍清淨嚴潔。所有王城內外。一切人眾。悉著淨衣。及妙嚴飾。各持異香。華鬘咸來集會。時廣照后。以眾嚴具。殊妙嚴飾。宮嬪眷屬。侍從圍繞。出詣眾前。相好莊嚴。其猶天女。一切人眾。咸所瞻仰。俱生歡悅。是時王后。於諸有情。隨起慈心。仰瞻虛空。以其真實加持力故。說伽陀曰：

天主人主及解脫

是三福力若最勝

由此真實我今時

願天速布師子座

說是伽陀已。即時忽然。天降勝妙師子之座。及散妙華。空中諸天。悉皆胥悅。時彼人眾。見是希有殊特事已。咸生愛樂。俱共歎異。說伽陀曰：

希有大福大力能

一切世間今供養

人間所欲天能成

彼天福力為勝上

時廣照后。心生歡喜。處師子座。昇是座已。即時大地。六種震動。其師子座。從地踊起。住虛空中。高七人量。復有種種殊妙珍寶。莊嚴露幔。覆於座上。彼諸人眾。見是福力。瑞相。殊特。生欣樂意。各以所持。異香。華鬘。供獻王后。合掌肅恭。以利益心。居前而坐。聽受其語。

時眼力王。見是事已。

極大歡悅。與諸官屬。合掌肅恭。依次而坐。爾時廣照后。即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說是伽陀已。空中自然有聲讚言：汝今善說。最上善說。又復空中。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其眼力王。與諸人眾。聞說伽陀時。自然天降殊妙衣服。及莊嚴具。各墮其身。王及人眾。即以所

降衣服莊嚴前奉王后異口同音作是讚言。善說善說。即時王后從師子座。自空徐下安處于地。爾時天樂即隨停止。復奏人間所有音樂。王及人眾咸生尊重。廣供奉已。悉皆歡喜。時廣照后迴入宮中。既入宮已。彼師子座空中。隨隱。時諸人眾顯明。觀見如上瑞相。歡喜讚言。奇哉福力。具大威德。奇哉福力。是甘美果。

爾時廣照后處于宮中。諸所思作皆悉止息。乃至其後滿足十月。日初出時。誕生太子。色相端嚴。人所樂見。即時大地六種震動。於其宮內空中。自然雨七珍寶。王城內外遍一切處。悉雨種種天妙衣服。及雨最上悅意妙華。處處所有華樹果樹。開敷結實。觸處布灑。霏微甘雨。四方徐起。調適和風。太子生已。安處于地。即時四大天王。以其威神。忽然地裂。踊出上妙眾寶莊嚴勝師子座。以奉太子。帝釋天主。以天妙蓋及眾寶拂持覆其上。忉利天眾。雨天妙衣及寶露幔。又或雨其種種珍寶。或莊嚴具。或妙衣飾。或天妙華。或復末香塗。香華鬘。或天音樂。出妙歌音。毘首羯磨天子。以天神力。王城內外。除去一切荊棘沙礫。布以繒帛。珠瓔莊嚴。豎立微妙眾寶幢幡。遍灑清淨旃檀香水。周匝安置諸妙香瓶。散種種華。乃至一切悅意施設。復次有百大象。從曠野中。自然來入王宮。住於厩舍。復有百牛。來于田里。不以耕耘。自然依時。一切種子。具足成熟。復次於其師子座下。有五大藏。眾寶充盈。顯開其門。隨取給用。終不能盡。又復爾時。所有一切怨對有情。於須臾間。慈心相向。爾時太子。以宿

命力神通威德。生已。即時觀察四方。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由福藏故獲妙樂。

是時空中。別有一類天眾。見此廣大神通威德。希有殊特。福力事已。皆生歡悅。深心愛樂。為其發起福威力故。說伽陀曰。

四大王天諸天子。忉利天宮天主等。

彼諸福力極可愛。見此勝福復忻樂。

時眼力王。與其宮嬪侍衛眷屬耆舊臣佐等。顯觀如是吉祥勝相。咸生歎異。作如是言。奇哉太子。有大福力。奇哉太子。具大名稱。今人中。生乃有如是天中吉祥廣大勝相。俱時出現。時王歡喜憐愛子故。勅主藏者。汝今應開我之庫藏。廣出一切所有金寶。我當為施。所有一類善祝願者。使彼皆得財寶豐盈。令其為我妙善稱讚。廣作福事。然復願我生生廣集吉祥勝福。當為太子安立名字。即時謂彼諸臣佐言。今此太子當立何名。近臣白言。大王。今此太子現生。廣有吉祥福力。勝相出現。是故宜應立名福力。即時王勅福力為名。

爾時王以福力太子授其八母。二母抱持。二母乳哺。二母濯浣。二母嬉戲。令彼八母依時養育。乳哺濯浣及戲翫等。乃至餘諸妙好樂具。一切供給。受用豐足。願速成長。如淨蓮華。處於池沼。其後太子漸成長。已習學諸書。隨學。即能窮究奧妙。於刹帝利王種族中。乃至一切所應學。者學悉通達。而彼太子深信賢善。內心清淨。一切所行自利利他。具悲愍者。於法自在。哀拯有情。作諸布施。無所積集。一

切能捨大捨遍捨。無有少分而不捨者。謂若沙門婆羅門貧窮孤露諸乞丐者。或有來求自身血肉。是時太子於乞丐人。即起慈心。觀如虛空。乃作是念。快哉。我今令其乞者得滿所願。隨即施與。況復所有金銀珍寶飲食衣服塗香華鬘諸臥具等。及餘所欲諸受用具。願我一切應念出現。得已施彼一切求者。使令意願皆悉圓滿。太子具是德故。名稱遍滿於閻浮提。下至龍界上徹梵天。一切普聞。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一。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詔譯

復次福力太子。乃至後時。與彼四兄。出遊園苑。而於中路。有無數千針口。餓鬼居山半腹。容貌羸瘦。其猶聚骨。遍身熾焰。鬼眾圍繞。人所不見。唯福力太子先覩其狀。而彼餓鬼合掌居前。白太子言。汝大福德。有大名稱。是悲愍者。我等飢渴苦惱所逼。願今餉我少分飲食。我等宿世造慳悋因。故此生中墮餓鬼界。無數千歲。不得水飲。況復於食。而可見邪。時福力太子仰瞻虛空。即起悲念。快哉。我今若得天降少分飲食。當用餉此諸餓鬼眾。是時忽然有多飲食。自天而降。福力太子即以此食。餉諸餓鬼。彼餓鬼眾宿業力故。悉不能見。咸作是言。太子。我昔聞汝是悲愍者。何故今時不以飲食餉於我等。太子告言。我以天降飲食。前授汝等。云何于今不取食邪。餓鬼白言。太子。

我等宿業力故，悉不能見。時福力太子復起，是念：愍哉慳悋，是不可愛。乃作是言：若諸福報有大力能，以我如是真實語故，令此餓鬼得見飲食，一切隨應皆能取食。發是言已，彼諸餓鬼悉能見食。即時各變面相如人。福力太子心生歡喜，遂以飲食恣其所取。彼餓鬼眾既得食已，頓止飢渴身力完具，壯實充盈，無醜惡形。乃於福力太子各起清淨歡喜之意。即時命終，皆得生於兜率天上。旋處空中，白太子言：太子，我等得生兜率天上，皆由汝之威神建立。福力太子聞此妙善語，已深大慶悅。即時前進詣園林中，與彼諸兄共會議言：世間人眾，何所修作多獲義利？彼色相具足者，言：今此世間色相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故知邪？謂若有人他昔未見，見即歡喜，昔未信重，見已信重。如我往昔師尊仙人亦作是說：若有具足妙色相者，為人所喜，妙色可觀，瞻奉愛樂，猶如智人樂最上法，設諸供養。

復次精進具足者言：非修色相多獲義利，今此應知精進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何以故？雖修色相而無精進，豈能現世及他世中獲可意果？或謂色相多獲義利者，彼是愚人癡見所覆。如我所說精進行業，於現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猶農夫植種，商賈獲利，仕者受祿，學人通教，修習禪定，得輕安果，皆為現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又此精進於他世中能成可意果者，謂生善趣及生天界，大富自在，現證解脫，皆為他世精進所成。諸可意果，由此一切功德，皆以精進而為依止。又此精

進能治怯弱。若運精進無有少法，而難成者。復次工巧具足者言：汝諸仁者，雖復多種所說，而實不能稱我。何以故？所有精進若無工巧而終不能現有所成。若復精進同工巧作，乃能如實所作現成。是故應知工巧行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復具工巧者。若王若臣，若沙門婆羅門諸長者等，乃至下族中人，及諸工巧之者，悉來供獻。復次智慧具足者言：汝等當知，人所修作多獲義利者，且非色相亦非精進，又非工巧，何以故？所觀色相若無智慧，雖復相似而不淨妙。所起精進若無智慧，雖得義利而無有成。所作工巧若無智慧，雖復營修不能攝持。是故應知智慧能成一切事業。若人修作多獲義利，又此智慧能得色相，能成工巧，能發精進，能獲人中一切妙樂。

爾時福力太子熙怡瞻視，具智慧者，而謂之言：如是如是，汝言真實。所有色相工巧精進，若無智慧，不能多獲義利。故知智慧普能攝持。諸如實果，仁者，然此智慧若無福力，諸有所作亦不得成。是故實知若人修福多獲義利，何以故？福是純一果，福為光澤果，福為可意果，福是適悅果。如是福果，我不能盡說其功德。今為汝等使開覺故，於福門中說一少分。汝等善聽。由有福故，能獲色相，福具精進，福得吉祥，亦獲大富。福具智慧，福能歌詠正法，功德，福具聰利，福遊正道，福生上族，福得宿念，福具名稱，福圓戒行，福能布施，福力常得諸根不壞，福常快樂，有福常受智者所供，福完諸力，福常會遇善友知識，福力能作一切

事業。謂若耕植田里，或復商賈求利，少施其功，大獲積集，富盛自在。有福即能於思念間，虛空自然雨其衣服飲食珍寶，一切具足。隨受快樂。福獲可意妙好舍宅，福於現世及於他生，常得姝麗妻女眷屬及財穀等。福者所行之地，自然無其荆棘沙礫，住立平穩。福者亦獲廣大身相，若有患人，福者手所觸時，病隨輕差。又復福者隨觸於人，即能出彼飲食衣服珍寶財穀給用無盡。福者常得天龍夜叉羅剎鬼等隨處衛護，其猶雨時護苗稼神守護亦然。福者常得多人尊重愛樂。福有善譽，福為人讚，福常能具諸善法。福者語言人所信順。福者常得光澤可愛。福者常出微妙梵音。福者身臍自然柔軟。福者常發妙善語言。福者常值良友智人不壞眷屬。福者無病。福者為人所愛。福獲財利。福者勇猛。又大福者得為人王，無不具足。離諸疾病。福者常得富盛不壞。福者獲得轉輪伏藏七寶具足。福者能於虛空中行。福者威光與日月等。福者得成月天。福者得成日天。福者得成梵王。福者得成帝釋。福者能於天宮樓閣中行。如彼天子。福者有大力勢。如阿修羅王。福者常生善趣。福者捨離惡趣。福者常獲最極難得悅意妙華。福者所作成就。福者能為世間作諸照明。福者常得天人阿修羅等正信供養。太子說是諸福事時，四兄異見修作不同。於是太子又復言曰：我今欲與諸兄潛適他國。隨所住處，證驗其事。為當色相人多修邪，或復精進工巧智慧福力人多修邪，是時四兄聞其言

已悉隨所行。不復告白父王。即適他國。入一國已。易其裝飾。各求棲止。時色相具足者。以妙色故。人所瞻覩。皆生悅意。隨獲富盛。受用資養。精進具足者。以勇力故。能有所取。而忽見一迅流大河。深廣可怖。中有極大旃檀香樹。彼精進者。取得其樹。貨易獲利。而成富盛。受用資養。工巧具足者。以工巧力。隨作諸事。由獲富盛。受用資養。智慧具足者。以巧智故。能解勝怨。復能親附有財力者。悅可其意。令生歡喜。隨獲衣飾及財寶等。如所快樂。受用資養。

爾時福力太子。隨自勝福大威德力。周行施作利益福事。一日忽過貧人之舍。乃入其中。以彼太子福威力故。是舍忽有廣大吉祥勝相。出現。金寶財穀。周匝充盈。時彼貧人見已。驚怪歡喜。思念此如是事。昔所未有。由何所起。從何所來。豈非此人來我舍中。是其威力之所致邪。又念我昔極受貧苦。今獲勝利。一切豐盈。必由是人來此所致。使我舍中吉祥相現。此人大福有大名稱。宜應於彼尊重供養。由是尊奉相續無間。太子於其貧人舍中。致諸富盛。令快樂已。乃至後時。遍流聲譽。某甲舍中。昔甚貧賤。有一異人來入其舍。彼威力故。是舍忽然吉祥相現。諸人聞已。於福力太子咸生信重。俱共讚言。奇哉勝福。有大力能。又以太子福威力故。於彼方處。華樹果樹。開敷結實。時令不愆。遍灑甘雨。種子生成。而得滋茂。時諸人眾。於福力太子。深生愛樂。俱來瞻仰。是時太子為諸來者。普攝其心。故作是念。快哉今時。我此舍中。可能獲得一切珍寶種種樂具。及諸

妙巧悅意等物。給所來者。使令具足。發是心時。應念。即現諸珍寶等。皆悉豐盈。時諸人眾。驚異歎言。奇哉大福。為甘美果。乃於太子咸生尊重。是時太子。即為諸人。如其所應。以四攝法平等攝持。悉令合和。所謂同一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由是名稱普聞。一切國邑。聚落。乃至後時。太子漸次到一國中。見其國王治罰。一人善醫業者。勅彼獄官。破其身。斷截手足。流血既多。楚毒苦惱。是時被治罰人。見太子已。發大苦聲。啼泣告言。仁者救我。仁者救我。太子即時。惻愴斯事。乃自思惟。我今作何方便。救此人苦。由是念。間忽生智解。如我所有。施作福力世間現見。作是念。已悲心內激。即破自身。多出其血。授彼令飲。苦惱得除。太子又見手足已斷。甚大苦惱。即取利刀。斷己手足。置於彼人手足斷處。是時太子。觀察虛空。普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即發廣大真實願言。我於此生。曾無少分不善之業。若我所說。為真實者。願令此人。手足斷處。即於今時。支節相合。平復如故。發是言已。彼人即時。支節相合。身體完具。平復如故。太子見已。意願圓滿。即作是念。我以勤勇所作。得成。出自身血。救此人苦。斷自手足。續其支節。又以真實大誓願力。使彼身命全復如故。願我以此最上善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當以法味。授於彼人。畢竟令住安樂涅槃。發是願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帝釋天宮。亦復震警。

爾時帝釋天主。即自思惟。此何事相。而復觀察。乃見福力太子。作彼最上極難行事。歡喜歎

異。又念。今此大威德者。作是難事。何所求邪。我今宜往。證驗其故。即變婆羅門相。自天而降。住太子前。告言。太子。我向見汝。斷自手足。何所為邪。太子答言。仁者。他有苦惱。即我苦惱。若他快樂。即我快樂。故我向者。見一被治罰人。甚大苦惱。我時。乃以真實力。故棄捨自身手足。支分。填續其人。所斷割處。願力真誠。彼獲如故。是時帝釋天主。愈生歎異。即復本形。告太子言。汝今豈非。以不實心。或異所求。或退轉。故捨自身邪。太子白言。天主。我所棄捨自身手足。無不實心。亦無異求。又非退轉。帝釋復言。汝若然者。云何使我。證知是事。太子白言。天主。汝豈不聞。如我所作。皆真實力。太子即於一切有情。隨起慈心。觀察四方。以實願力。說伽陀曰。

若我所言是真實 貪愛自身為纏縛
真實不退轉今時 願我此身即如故

說是伽陀已。太子身。即獲如故。由是空中。遍雨天華。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和風徐起。現諸瑞相。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
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 詔譯

爾時帝釋天主。見是福力。現生果報。希有瑞相。又知人天。悉皆喜悅。心頗異之。乃謂福力太子言。太子。汝今如是。勤修勝行。有何所求。太子白言。天主。我為求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拯拔一切有情。出生死海。悉令安住。

究竟涅槃。時帝釋天主知福力太子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深心不動。猶若須彌。稱可其意。作是讚言。善哉善哉。大士。汝有廣大最上願力。必當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言已。隱身不現。復次於後。彼國之王。耆年而終。其王末立。灌頂太子。於是王之宗族臣佐人民共會議言。我等于今當令何人紹灌頂位。時一人言。若有福力大名稱者。可宜紹位。如是言已。眾意悉同。即遣使人周行求訪。

是時福力太子當繼王位。善根開發。與諸侍從出遊園林。太子行時。道路平坦。觸處皆無荆棘砂礫。於其中路吉祥相現。細雨散空。旋布其頂。異色飛鳥。順次宛轉。童男童女。發勝妙聲。踊躍奔馳。咸生歡悅。一切人眾。身毛喜豎。皆得輕安。又聞空中悅意之言。太子觀斯事相。即起思念。此相出現。我當決定紹灌頂位。作是念已。進詣園中。受諸福樂。其園有一大無憂樹。華開茂盛。太子於彼安然寢寐。諸同往者。樂華果故。各於園中。隨處遊賞。又復太子福威力故。彼有龍王。忽然從地涌出。千葉微妙蓮華。其量廣大。色香具足。最上可愛。而彼龍王。又以神力。徐置太子在蓮華上。爾時太子都無動覺。由是漸過食時。日正中分。餘諸樹影。悉皆移動。唯無憂樹影。覆太子身。如故不動。又彼園中。諸餘華樹。皆悉傾向大無憂樹。吉祥勝相。悅意可觀。時福力太子夢見自身處穢污上。又見自身穢污所染。又見自舌舐虛空。又見自身蓮華中立。又見自身上起山峯。又見眾人頂禮於己。太子寤已。隨應

占察。如上所夢。如我夢見自身在於穢污上者。我必應居灌頂王位。大富自在。斯為前相。如我所見穢汚染身者。我應處于大師子座。如我所見上起山峯者。我應於一切處常居最上。如我所見眾人頂禮者。我應為彼眾所尊重。如是等事。審占其相。我今決定為灌頂王。爾時彼國臣佐。先遣使人周行求訪。到彼園中。具見太子次第相續吉祥勝相。心生驚異。此大福力有大名稱。即時速還具陳上事。時諸臣佐聞彼言已。皆生歡喜。即依法儀。悉備所須。行詣園中。授其灌頂。到已。見諸吉祥勝相。

時福力太子。即於微妙大蓮華上。結加趺坐。以福力開發故。四大天王。奉天莊嚴大師子座。帝釋天主。奉天妙蓋及眾寶拂。忉利諸天。奉種種寶嚴飾。露幔散眾寶華。如雲而下。四大王天。諸天子眾。雨種種寶。奏天微妙可愛音樂。及散妙衣。國中園林。周遍清淨。一切悉無荆棘砂礫。豎立幢幡珠繒。交絡設妙香瓶散諸異華。與天宮等。帝釋天主。勅毘首羯磨天子。普於園林。悉令化出四寶所成廣大樓閣。以備太子隨意受用。時彼臣佐。又觀如是希有勝相。轉復異之。咸各肅恭虔命。太子處師子座。頂禮尊奉。如其法儀。為授灌頂。太子得灌頂已。身出光明。周遍照耀。一由旬量。映蔽日光。而不顯現。是時眾中有一類人。見斯光已。咸悉稱言。此勝光王。一類人言。此福力王。爾時福力王。將入王城。帝釋天主等。於其王前。隨依法儀。作供獻已。隱復天宮。時福力王既入城已。善布國政。人民熾盛。安隱豐樂。息

諸鬪諍。却除他敵。悉無賊盜飢饉疾病。愛護人民。猶如一子。華果樹林。悉皆茂盛。時令不愆稼穡。豐阜雨澤。順時大地受潤。復次其後。王之四兄。聞斯異事。咸生驚怪。共會議言。福力太子勝過我等。福慧二全。以福力故。為大國王。最上大富稱。可我心。我等今時宜共往彼。於是四兄同詣福力王所。到已。即時咸祝之。言。願汝最勝增長壽命。又復讚言。善哉大王。汝昔要期。今能固立。福慧若斯。勝過我等。於他國中。統王大位。皆由汝勝福力所成。我等親朋。具悉瞻覩。

時福力王。從師子座歡喜而下。致敬問訊。如應施設高廣之座。命彼諸兄。次第而坐。諸兄即令王復本座。眾坐已定。作諸供獻。如先所論互談議已。皆生決定歡喜之心。時王起尊重意。各以所奉。如是集會過二三日。王為諸兄及彼人眾。開發令知。福非福事。說伽陀曰。

無福者墮地獄中 受大苦惱常無間
或墮餓鬼或畜生 受飢渴苦及負重
無福之者壞其身 無福為奴重疲極
無福墮於聾瘂中 無福愚鈍多邪慧
無福之者魑魅著 無福之者醜形容
無福多於下族生 無福心亂人所惡
無福之者多迷惑 無福為他所輕謗
無福之者諸所為 雖復勤力不成就
無福之者身羸澁 悉無威光不可意
無福之人凡所居 草木青潤成枯瘁
無福人所不隨順 外境觸害亦復然
諸惡鬼神羅剎娑 常時侵燒無福者

無福者用藥治病
由無福故受貧窮
無福之人生子息
無福者雖眷屬多
無福者壞於眼目
多病皆由無福因
無福之人多兇惡
手指攣拳體不完
無福之人諸所有
無福唯聞非愛言
無福雖居平坦地
設或植種及經商
無福者於一切時
世間無少顧戀心
諸無福者如是相
福者所作善護持
福者所行不懈倦
如蓋覆蔭廣無邊
猶犢隨母常飼乳
又如劫樹悅意觀
福者能具忍辱力
信行深固可依從
福者廣布大名稱
見者咸生愛樂心
福者臨終無疾病
極惡境相不現前
福者臨終受天樂
叨利諸天夜摩天
兜率天宮諸天子

返成非藥病增劇
復為他人所輕慢
其性羸惡眾憎嫌
常時離散生苦惱
而復相續諸苦生
小生疾病固難差
無福常發羸惡聲
語言人多不信順
王官水火盜賊銷
觸處常生於驚怖
隨處旋當荊棘生
雖常多作無義利
所有財寶皆散壞
實不可愛無善利
智者當知皆破壞
於一切時無散失
常起堅固勇悍心
復能制除諸惡雨
福者如意善欲同
常獲一切所欲果
及得悅意大吉祥
生生皆具妙色相
能具多聞及智慧
又能獲得聞持念
臨終亦復歡喜生
遠離驚怖及苦惱
天宮樓閣現其前
彼彼天人來引接
化樂天眾亦復然

他化自在欲界天 咸來衛護於福者
福者猶如大梵王 俱胝天眾皆宗奉
於其一千梵界中 廣大尊勝而自在
福者諸所作皆成 復常處於快樂位
一切皆生愛樂心 乃至外境無觸害
是時諸兄及其人眾聞伽陀已於福力王心
皆信伏極大歡喜現世他生顯明開示一向
悉知福力最勝時福力王為諸人眾廣說福
事開發心已觀察虛空作是念言快哉我今
可能徧於王城內外悉雨種種珍寶衣服發
是心時忽有種種殊妙衣服及悅意華諸妙
珍寶自天而降悉皆充滿王城內外現是相
時人天胥悅咸生驚異悉起廣大淨信之心
俱發是言快哉天子有是福力具大威德復
次其後諸小國王聞是事已咸起思念彼王
有大福力具大名稱我今宜應往彼尊奉由
是諸王共會一處各領四兵所謂象馬車步
兵眾同詣福力王所下車前進肅恭伸拜合
掌白言天子大福具大名稱為大國王威德
特尊我等今時故來親奉
時福力王即復致問普為慰安如次坐已并
其官屬各與無價上妙珍寶又以十善法門
普為攝化是時諸王俱獲勝利各還本國
復次其後父眼力王展轉聞知如是奇事先
遣使人詣彼國已自當速疾與諸官屬終日
竟夜促途前進父王到已愛念子故即時遙
見雙目淚垂悲喜交盈聲哀心切速從車下
前執其手久而視之父王乃言我是汝父汝
必深知我今年耄衰朽若斯國政甚難我不

堪任今付於汝汝當負荷言已即時卸自寶
冠置於子頂子如父教兼統其國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二

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光祿卿傳
法大師賜紫沙門臣施護等奉 詔譯

復次福力王以至極盡閻浮提界都統王政
國富自在威德特尊一切人民王悉周給珍
寶財物以十善法普為化導時閻浮提人民
熾盛安隱快樂息諸鬪諍却除他敵悉無盜
賊飢饉疾疫亦無貧窮癯殘之者皆有財寶
庫藏充滿眷屬廣多如意自在又復一切方
處自然除去荊棘砂礫時令不愆雨澤溥潤
華果茂盛稼穡豐阜人民咸知福力增勝常
行布施作諸福事潔己清心修持戒行閻浮
提人命終皆生四大王天其福力王廣為無
數人眾開發善根現世他生作大利益有無
數千人命終得生兜率天上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彼福力王者豈異人
乎即我身是我於爾時居菩薩位福力王父
眼力王者今淨飯王是廣照后者今摩耶夫
人是色相具足童子者今阿難苾芻是精進
具足童子者今聞二百億苾芻是工巧具足
童子者今阿泥樓駄苾芻是智慧具足童子
者今舍利子苾芻是彼時帝釋天主者今日
乾連苾芻是而彼國王趣命終者即魔王是
彼貧人者今羅睺羅苾芻是彼受治罰善醫
業者今憍陳如苾芻是諸苾芻以是緣故當

知福力而諸有情於一切時應廣修作諸勝行業故我先說彼福力者我不見有少法隨修作已多獲義利爾時諸苾芻咸生疑念俱白佛言世尊彼福力王乃往古世修何行業感是報應統王諸國具大名稱威德特尊受天人福諸有所須於思念間一切如應自天而降生時地動空中雨寶降師子座帝釋奉蓋現寶藏等是事云何願佛開決佛言諸苾芻福力王者於累生中積修福業行願廣大緣力合集決定如應受勝福報又諸苾芻汝等當知一切有情所作行業皆非外緣可得亦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成若善不善隨蘊處界起諸行業即說伽陀曰 假使經百劫

不壞諸業因 因緣和合時 有情隨受果

諸苾芻我念過去久遠世時有佛出世號無能勝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普於世間作佛事已乃至最後於一國中入無餘依大涅槃界如薪盡火滅而彼國王收其舍利造立寶塔廣大供養其後諸苾芻眾鳴於犍椎擊鼓發螺普告大眾時苾芻等無數百千人集會一處彼大法師於吉祥日廣為諸人宣說法要是時國中有一博戲者名曰得勝深著博奕戲翫等事妻名廣勝子亦同名是人先積家財以博戲故內外財物輸於他人皆悉散蕩唯存所著氎衣二段并常持蓋革履及五金錢其人一時忽作是言我不造福因受斯貧苦言已吁歎持如上物即出其舍訪求博戲次第行至說法之所見大法師處師子

座人眾圍繞合掌聽法是人覩斯勝相生清淨心自念我今亦此聽法即以諸物置於一處合掌諦誠聽受所說時彼法師說伽陀曰 人當修作諸福因 如彼所作勿間斷

隨其樂欲施作時 由福藏故獲妙樂

彼人聞是伽陀已乃思其言由福藏故獲妙樂者我往生中不造福因故受貧苦我今宜應隨力施作少分福事即自惟忖我之家財悉已散蕩而今但有隨身諸物是中取五金錢及氎一段若行施者又慮貧劇致殞身命若不布施永壞福因於他世中而無所託我今以何方便能離貧苦存活身命隨修福事不壞勝因然我今者寧受飢貧必營福事宜以金錢及氎衣施作是念時而彼法師又說伽陀曰 善法應當速疾修 即能息除諸罪業

如是宜修勝福因 一切罪業非所樂

彼人復聞是伽陀已審思其言善法速修斯為決定由是發起清淨施心以所持蓋覆法師頂取其革履安師足下散五金錢布於座側舉氎衣段被法師身心大歡喜身毛皆豎頂禮雙足益生淨信發是願言願我以此為法布施最上善根此生已往生生有大殊勝福力具大名稱受天人福威德特尊統王諸國若有所須應念即現勝相出生獲無盡藏其發如是廣大願已時彼法師即為如應迴向功德是時博戲者出離眾會唯存一衣以覆其身還復其舍時妻及子見已驚異念前所持諸物出外應為博戲之所散蕩妻故問言仁者舍中但存我及於子餘無所有豈非

我等將亦壞邪彼人由是轉增逼迫受貧窮苦自省斯緣說伽陀曰

世間何苦勝貧苦 而貧苦與死苦同 寧當死苦尚甘心 彼貧窮苦不愛樂

說是伽陀已吁歎而住其後一時彼妻持瓶詣井以汲雖復下徹得水其力不能出之妻乃召夫令觀是事其夫即時同力而舉亦不能出又呼其子三人相與悍勇勞力方能小舉怪而視之乃見其下有五鐵瓮滿盛黃金聯接排置夫先見已驚異思念豈非先施今獲其果熙怡瞻視說伽陀曰

奇哉功德現此處 一切過失悉蠲除 今所得由先種生 施者果報知如是

是時彼妻歡喜問言仁者勝相如是善語若斯其故何邪夫為如應廣說其事

復次後時彼得勝博戲者福力開發現獲斯果由是展轉遍流聲譽國中人民互相謂言奇哉希有殊特大福忽然能獲大富自在彼人從是已後向佛法僧倍勝於前極生淨信日日於佛塔所廣大供養復於正法聽受修習又以上味飲食日供淨眾及餘沙門婆羅門孤露乞人亦復隨應供給所須悉令滿足又復廣營精舍令彼四方苾芻居止承事供養由是名聞流布城邑其後彼國王忽命終無紹繼者時諸臣佐親屬審知是人有大福力具大名稱共議勸請紹其王位時博戲者即隱本名人皆稱謂得勝大王時得勝王現獲如是悅意果報起猛利心勝前布施作諸福事修持戒行其王普為臣佐親屬一切人民

開發福因已後。趣命終即生他化自在天。為彼

天王之子。生彼天時。有諸上妙悅意珍寶。及眾衣飾。自空而降。身有光明。映彼天眾。光明不現。彼天見已。咸皆驚歎。希有勝福果報若斯。

佛告諸苾芻言。汝等當知。彼得勝王者。豈異人乎。即先所說福力王是。彼時初為博戲之者。能發喜心。愛樂聽法。竭其所有。以施法師。故於現生。獲勝果報。紹繼王位。開發福因。由此因緣。二十六生。為他化自在天王。三十六生。為化樂天王。三十六生。為兜率天王。三十六生。為夜摩天王。三十六生。為忉利天王。三十六生。為四大王天主。無數百生。為金輪王。正法統化於四天下。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神寶。主兵神寶。如是七寶。隨意受用。復有千子。最上色相。勇健精進。能伏他軍。極海邊際。大地境界。悉無盜賊。刀杖等怖。咸修正法。安隱而住。爾時世尊。為諸苾芻說伽陀曰。

大士如是諸勝因 多生得為勝主宰
由佛普攝於世間 此是諸佛之所說
若得聞是希有事 及此神通廣大緣
造黑業者尚信生 誰諸智者不開覺
是故如是大希有 大威德者隨所求
應當尊重正法門 復常思念諸佛教
佛告諸苾芻。如我所說。汝等應當如是修學。是故常勤愛樂正法。尊重恭敬。信奉供養。如是作已。為所依止。如是學者。得大利益。佛說此經已。諸苾芻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佛說福力太子因緣經卷第四。

佛說菩薩睽子經

No. 174 [No. 152 (43)]
安公錄中闕譯今附西晉錄

聞如是。一時佛在比羅勒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及眾菩薩國王大臣。人民長者居士清信士女。不可稱計。一時來會。佛告諸比丘。皆悉寂靜。定意聽。我前世初求得菩薩道時。戒行普具精進一心。修集智慧。行於善權。功德累積。不可稱說。諸天釋梵。天龍鬼神。帝王人民。無能行者。阿難聞佛言。更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聞之。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菩薩名曰一切妙。仁慈惠施救濟群生。常行四等心。度世危厄。愍育苦人。時於兜術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晝夜各三時。定意思惟三界。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知有孝順父母。奉敬三尊。恭順師長。修諸功德者。常以天眼。遍察五道。時有迦夷國中。有一長者。孤無兒子。夫妻兩目皆盲。心願入山。求無上慧。修清淨志。信樂空閑。菩薩念言。此人發意所學微妙。而兩目無所見。若入山中者。或墮溝坑。或逢毒蟲。所見枉害。若我壽終。為其作子。供養父母。終其年壽。

於是菩薩壽盡。即下生為盲父母家作子。父母歡喜甚愛重之。本發大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樂留世間。子年七歲。號字曰睽。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婬不欺。誑不飲酒。不妄言。不綺語。不嫉妬。不呪詛。信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妄傾邪。父母喜悅。無

復憂愁。年過十歲。睽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真。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在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及上時。入山清淨。我自尋隨。與父母俱。供養隨意。不失時節。父母報睽言。子之孝順。天自知之。不違本誓。便共入山。睽即以家中所有之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入山。睽至山中。以蒲草為父母作屋。施作床蓐。不寒不熱。恒得時宜。適入山中。一年。眾果豐茂。食之香甜。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華。五色精明。栴檀雜香。樹木豐茂。倍於常時。風雨時節。不寒不熱。樹葉相接。以障雨露。蔭覆日光。其下常涼。飛鳥翔集。奇妙異類。皆作音樂之聲。以娛樂盲父母。師子熊羆。虎狼毒獸。皆自慈。心相向。無復相害之意。皆食噉草果。無恐懼之心。羆鹿熊羆。雜類之獸。皆來附近。睽音聲相和。皆作娛樂之音。睽至孝慈。心履地常恐地痛。天神山神。皆作人形。晝夜慰勞。三道人。三道人。一心定意。無復憂愁。睽常與父母。取百種果。以食父母。恒有盈餘。渴飲泉水。無所乏短。父母時渴欲飲。睽著鹿皮之衣。提瓶行取水。麋鹿眾鳥。亦復往飲水。不相畏難。

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遙見水邊有麋鹿。引弓射鹿。箭誤中睽胸。睽被毒箭。舉身皆痛。便大呼言。誰持一毒箭。射殺三道人者。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其角。翠為毛。故羆鹿為皮肉。故今我無角。無牙。無毛。皮肉不可噉。我今坐何等罪。

死耶。王問睽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中。人與盲父母俱來入山中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蟲所見害。今便為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大風暴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動。一山中。日無精光。流泉為竭。眾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自相謂言。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虎狼毒蟲所害。禽獸悲鳴。音聲號呼。不如常時。風起四面。樹木摧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懾。大自悔責。我所作無狀。我本射鹿箭。誤相中耳。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小肉。重受其殃。我今以一國珍寶。庫藏之物。宮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挽拔睽胸箭。箭深不可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一山中。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皆動。睽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念我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無所見。一旦無我。亦當終歿。無所依仰。以是之故。用自懊惱。酷毒耳。登爾之時。諸天龍神。山神水神。樹神皆為肅動。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中。百劫受罪。使睽身活。長跪向睽。悔過言。若子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王此誓言。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盲父母累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子未死。語我知之。睽即指示語。從此步徑去。是不遠。自當見一草屋。我父母在其中。止。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怖懾。以善權

方便解語其意。為我上謝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此懊惱。自酷毒耳。死自當分。宿罪所致。無有得脫者。今自懺悔於父母。從無數劫以來。所行眾惡。於此罪滅。福生願我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所欲應意。無為自然。王便將數人。徑詣父母許。王去之後。睽便奄然而死。飛鳥禽獸皆大號哭。遶睽尸上。以舌舐睽身血。盲父母聞此音聲。益用怖懼。徬徨而住。王行馳馱。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中學道。故來供養道人。父母言。大王來大善。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中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人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不。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有侵害。道人者。不在。山中寒暑隨時。現世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睽。常為我取百種果。菴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所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菴可食。睽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盲父母言。又大傷心。淚出而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有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道人子。睽身被毒箭。甚痛。故來語二道人。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為震動。王便自往。前扶牽。父母仰天號哭。自訴言。我子睽天下至孝。仁慈無有過者。踐地常恐地痛。今

有何罪。而王射殺之。向者大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號哭動。一山中。我在山中。二十餘年。未曾有此災異。疑我子取水。經久不還。必當有故。諸神皆驚。肅肅而動。母啼號。不可復止。父言且止。人生無有不死者。無常自然。不可得却。且問王言。睽為射何許。今為死活。王具以睽口中所言。向盲父母說之。聞王此言。又大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願王牽我二人。往臨睽尸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尸上。父抱其兩脚。母抱其頭。著膝上。各以一手。捫摸其胸箭。仰天大喚言。諸天及龍神。山神樹神。水神。我子仁慈。至孝。諸神所知。何能不一哀。我子是善子。母便以舌舐睽胸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之命。睽活我死。死不恨也。於是盲父母言。若睽有至誠。至孝者。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睽當更生。於是第二切利天王。釋座。即為大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號哭。乃聞第四兜術天。諸天宮龍宮。皆儼儼而為動。釋梵四天王。即從第四天上來。如人伸臂。頃來。下住睽前。以神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自拔出。便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睽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禽獸。皆作歡樂之音。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泉水涌出。眾華五色。樹色光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子睽。願我國財。以上道人。身自留住。供養。現世罪滅。宿怨得除。睽答王言。欲報恩者。王且還國。安慰國人。皆令奉持五戒。王勿復射獵。天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犁中。人居

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得常在。王宿有功德，今得為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恣。於時國王，大自悔責，自今以後，當如睽教，勅不敢有廢。諸隨王射獵者，數百人見睽已死，神人持藥來，下入口，即活。父母眼開，皆踊躍發意，奉持五戒，終身不犯。王還國，已宣令國中，諸有貧窮，盲父母如睽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令有重罪。於是國中，人民以睽活，故上下相教，奉修五戒，修行十善，死得昇天，無入三惡道者。佛告阿難，諸來會者，宿命睽身，我身是也。時盲父者，今現父王，闍頭檀是也。時盲母者，今現我母王夫人摩耶是也。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也。使我疾成，無上正真之道，決皆是我父母育養慈恩，從死得生，感動天龍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為佛，并度國人，皆由孝順之德。佛告阿難，汝廣為一切人民說之，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學，濟神離苦，後得無為，皆由慈孝學道所致。佛說經已，諸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人民長者居士，莫不加敬，稽首佛足，作禮而去。

佛說菩薩睽子經

佛說睽子經

No. 175

西秦沙門聖堅奉 詔譯

①

聞如是。一時佛在比羅勒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及眾菩薩國王大臣，人民長者居士，清信士女，不可稱計。一時來會，佛告諸比丘，

皆悉寂靜，定意聽。我念前世初求得菩薩道時，戒行普慈，精進一心，智慧善權，方便不可稱說。諸天龍神帝王人民，無能行者。阿難聞佛所言，更整衣服，長跪白佛，願欲聞之。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央數世時，有一菩薩名曰慈慧，救濟群生，常行四等心，度世危厄，愍育苦人。於是處在兜率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晝夜各三時，三昧定意，思惟三界，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孝養父母，敬奉三尊，供侍師長，修諸功德，皆悉明見，五道分明。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孤無兒子，夫妻兩目皆盲，心願入山，求無上慧，修清淨志，信樂虛閑。菩薩念言：此人發意欲學妙道，而兩目盲，無所視見。若入山者，或墮溝坑，或逢毒虫，所見危害。若我壽終，當為作子，供養父母，終其年壽，即便往生。盲父母家，為其作子，父母歡喜愛之，甚重。本發道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樂世間。子年七歲，號字曰睽，睽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淫不欺，誑不飲酒，不妄語，不嫉妬，信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侍父母，如人侍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妄傾邪。於是父母，即大歡悅，無復憂愁。睽年過十歲，睽自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虛寂，無上之道，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居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本先志，自隨父母，俱共入山，侍養之，宜不失時節。父母報睽子之孝，順天自知之，不違本誓，便即入山。睽以家中所有財寶，皆大布施，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入山。

睽到山中，以柴草作屋，施置床蓐，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眾果豐實，食之甘美，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華，五色精明，梅檀雜香，樹木豐盛，香氣倍常。飛鳥常集，奇妙異類，皆作種種音樂之聲，娛樂父母。師子熊羆，虎狼毒蟲，慈心相向，無相傷害，食草飲水，無復恐懼。羆鹿眾鳥，皆來附近，與睽音聲共相哀和，娛樂之音。睽至孝慈，蹈地常恐地痛，天神人鬼，皆來擁護。此三道人，三道人者，一心定意，無復憂愁。睽常與父母取百種果，以食父母，泉水無乏。時父母渴，欲得飲水，睽被鹿皮衣，提瓶行汲水。羆鹿眾鳥，亦往飲水，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有諸群鹿，放弓射之，箭誤中睽，正射其胷，被毒箭已，舉身皆痛，便大呼言：誰持一箭，殺三道人。王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其角死，翠坐其毛，羆鹿坐皮肉，我無牙角，無毛無皮，肉不可噉，今有何罪，橫見射殺。王問睽言：卿是何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中，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而為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便為王所射殺，當爾之時，大風暴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動一山中，日無精光，流泉為竭，眾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即自驚起，曰：是何變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蟲之所害耶。禽獸悲鳴，音聲號呼，不如常時，風起四面，樹木摧折，必有災異。時王怖懾，大自悔責，本射眾鹿，誤相中傷，射殺道人，其罪甚重。

坐貪少肉而受此殃。願以珍寶以救子命。時王便前欲拔出箭。箭深不出。百鳥禽獸四面雲集。皆大號呼。動一山中。王益怖懼。支節皆動。睽語王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緣對所致。我不惜身。但念我盲父母耳。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之故。自懊惱耳。當爾之時。諸天龍神皆為肅動。王又重言。我寧自入地獄之中。自受此罪。使睽身活。長跪向睽。悔過陳言。若子終沒。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盲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為憂。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睽聞王誓。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累王供養。王當罪滅。得福無量。王曰。卿當語我父母之處。及子未死。吾欲知之。睽即指示。從是徑去。去此不遠。當見草屋。我之父母在其中。止。王徐徐往。勿令父母驚動。怖懼。以善方便解語其意。王當為我。上白父母。無常。今至當就後世。我不惜命。念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自酷毒耳。我死。自分宿罪所致。無可得脫。今自懺悔。從無數劫。有身以來。所行眾惡。於此罪滅。願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當令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所欲應意。無為自然。王將數人。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睽奄死矣。百鳥禽獸。四面雲集。皆大號呼。遶睽尸上。舐是胸血。盲父母聞此音聲。益怖。彷徨而住。王行駛疾。觸動草木。肅肅有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盲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

養。盲父母言。枉屈大王來相慰勞。遠臨草野。王當疲極體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不隣國。人民不相侵害。耶。王答道。人得蒙尊恩。常自平安。又更問訊盲父母。在此山中。勞大勤苦。樹木之間。甚難為止。自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字名曰睽。常取果。蘇泉水。無乏。我有草席。王可就坐。果蘇可食。睽行取水。正爾來還。王聞盲父母言。又大傷心。涕泣其言。我罪實重。入山射獵。遙見水邊。有諸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道人。子睽已被毒箭。其痛甚酷。今故自來。語道人耳。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為大動。號哭仰天。自陳訴言。我子睽者。天下至孝。無有能過。蹈地常恐地痛。有何罪故。而射殺之。向者大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皆大號呼。動一山中。我在山中。二十餘年。未曾有此災異之變。而我子睽。取水不還。恐當有故。諸神皆驚。肅肅而動。母便涕哭。不肯復止。父言且止。人生世間。無有不死。無常對至。不可得却。但問王。睽為射何許。今為死活。王以睽語。向父母說。其盲父母聞王此語。又大感絕。一旦無子。俱亦當死。大王今者。牽我二人。往子尸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尸上。父抱其頭。母抱兩脚。著其膝上。各以兩手。捫摸睽箭。仰天呼言。諸天龍鬼神。神樹神。我子睽者。天下至孝。是諸天龍鬼神所知。我年已老。目無所見。身代子死。睽活不恨。於是父母。俱共誓言。若睽至孝。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痛當除。睽應更生。

於是第二。初利天帝座。即為動。以眼見此。二盲道人。抱子號呼。乃聞第四兜率天上。釋梵四王。從天上來。如人屈伸之頃。來住睽前。以神妙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拔毒出。更生如故。父母聞睽以死更生。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樂之音。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流泉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華。五色精明。梅檀雜香。樹木光榮。香倍於常。時王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子睽者。願以一國所有財寶。俱上道人。自相供養。令我罪滅。永無有餘。

睽語王言。欲興福者。王但還國。安慰人民。當令奉戒。王勿射獵。橫殺無辜。身不安隱。壽終當入泥犁之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得常在。王宿有福。今得為王。莫憍自在。以自在。故造無量惡。後入惡道。悔之何益。王答如教。隨王獵者。見睽死已。得天神藥。死而更生。父母眼開。神變如是。悉奉五戒。修行十善。死得生天。無入惡道。佛告阿難。諸來會者。宿命睽者。吾身是耶。盲父者。閱頭檀王是。盲母者。今王夫人。摩耶是也。迦夷國王。者阿難是。天帝釋者。彌勒佛是。佛告阿難。吾前世時。為子仁孝。為君慈育。為民奉敬。自致得成為三界尊。佛說經已。時諸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莫不歡喜。作禮而去。

佛說睽子經

佛說睽子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羅勒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及眾菩薩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清信士女。不可稱計。一時來會。佛告諸比丘。皆悉寂靜。定意聽。我念前世初得菩薩道時。戒行普慈。精進一心。修集智慧善權方便。功德累積。不可稱記。諸天龍鬼神帝王人民。無能行者。阿難聞佛言。更正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所聞。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菩薩名曰一切妙行。慈仁惠施救濟群生。常行四等心度世危難。育養苦人。在兜率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晝夜各三時。定意思惟三界。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知有父子相養。父母奉事三尊。恭順師長。修諸功德者。常以天眼遍觀五道。時有迦夷國中有一長者。孤無兒子。夫婦兩目皆盲。心願入山求無上慧。修清淨志。信樂空閑。菩薩念言。此人發意欲學妙道。而兩目皆盲。日無所覩。若入山中。或墮溝坑。或逢毒虫所見危害。若我壽終。為其作子。供養父母。終其壽。即便往生。盲父母家。為其作子。父母歡喜愛之甚重。布發道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樂世間。子年十歲。號曰睽。子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不妄言。不綺語。不嫉妬。信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望傾邪。於是父母即大喜悅。無復憂愁。睽年過十歲。睽自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志求空寂無上之道。豈以子故而絕本願。人居世間。無常百變。命非金石。對至無期。願如本意。宜本先志。自隨父母。

俱共入山。侍養之宜不失時節。父母報睽子言。孝順天自知之。不違本誓。便當入山。睽即以家中所有之物。皆施國中諸貧窮者。便與父母俱共入山。睽子至山中。以柴草為父母作屋。施置床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適入山一年。眾果豐美食之香甜。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華五色精明。栴檀雜香樹木豐茂。香倍於常。風雨以時不寒不熱。樹葉相接以障雨露。蔭覆日光。其下常涼。飛鳥翔集。皆作伎樂之音。以娛樂盲父母。師子熊羆虎狼毒獸。皆自慈心相向。無驚害之心。皆飲水嗽果。無復驚怖之心。麀鹿眾鳥皆來附近。與睽音聲相和。以娛樂盲父母。睽至孝。仁慈無有過。蹈地常恐地痛。天神山神皆作人形。晝夜慰勞。三道人一心定意。無復憂愁。睽常與父母取百種果。茹以食父母。父母時渴欲飲。睽著鹿皮衣。提瓶行取水。麀鹿飛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有麀鹿飛鳥。引弓射之。箭誤中睽。睽被毒箭甚痛。便大呼言。誰持一毒箭射殺三道人。王聞人聲。下馬往到睽前。睽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死。翠坐毛死。麀鹿坐皮死。今我死。無牙無角。無皮。肉不可噉。今有何罪。橫見射殺。王言。卿是何人。被鹿皮之衣。與禽獸無異。睽言。我是王國中。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為虎狼毒虫所害。今便為王箭所射殺。之。當爾之時。山中大風暴起。吹折樹木。飛鳥禽獸。師子熊羆虎狼毒獸。皆嗥呼動一山中。日無精光。流泉為竭。眾花萎死。雷電動地。時

盲父母即自驚起曰。是何變異。睽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為毒虫之所害耶。禽獸悲鳴。音聲號呼。不如常時。風起四面。樹木摧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本射鹿。箭誤傷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少肉。而受重殃。我今以一國財寶宮殿。妓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前。以手拔睽胸箭。箭深不可得出。飛鳥禽獸四面雲集。悲鳴呼喚。動一山中。王益怖懽。支節皆動。睽言。非王之過。我自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年既衰老。目無所見。一旦無我。亦當終歿。以此懊惱。酷毒耳。當爾之時。諸天龍神皆為肅動。王便重言。我寧入泥犁中。百劫受罪。使睽身活。長跪向睽。悔過。若睽命終。我當不復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盲父母。如卿在時。勿得為念。天龍鬼神皆當證知。我不負此誓。睽聞王此誓。雖被毒箭。心喜意悅。雖死不恨。以我父母累王。供養。王當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子未絕。吾欲知之。睽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是不遠。自當見草屋。父母在其中。止。王徐徐往。勿令我父母驚動。怖懽。以善方便。解語其意。王當為我上白父母。我無常。今至當就後世。我不惜身命。但憐我盲父母。年以衰老。目無所見。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此懊惱。自酷毒耳。我死。自分宿罪所致。無可得脫。今自懺悔。從無數劫。有身以來。所行眾惡。於此罪滅。願與父母世世相值。不相遠離。當令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所欲應意。無為自然。王將數人詣父母所。

王去之後，睽奄死矣。百鳥禽獸四面雲集，皆大號呼，遠睽尸上，舐是胸血。盲父母聞此音，聲益怖，彷徨而行。王行使疾，觸動草木，肅肅有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盲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盲父母言：「枉屈大王來相慰勞，遠臨草野，王當疲極體安，隱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不，隣國人民不相侵害。耶。」王答道：「人得蒙尊恩，常自平安，又更問訊。在此山中勞大勤苦，樹木之間甚難為止，自安隱不，盲父母言：「蒙大王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字曰睽，常取果，蘇泉水無乏，我有草蓆，王可就坐，果蘇可食，睽行取水，正爾來還。王聞盲父母言，又大傷心，涕泣其言：「我罪實重，入山射獵，遙見水邊有諸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睽，道人子睽已被毒箭，其痛甚酷，今故自來語道人耳。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太山崩地，為大動，號哭仰天，自陳訴言：「我子睽者，天下至孝，無有能過，蹈地常恐地痛，有何罪故而射殺之。向者大風卒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皆大號呼動一山中。我在山中二十餘年，未曾有此災異之變，而我子睽取水不還，恐當有故，諸神皆驚肅肅而動，母便涕哭不肯復止。父言且止，人生世間無有不死，無常對至不可得，却但問王：「睽為射何許，今為死活？」王以睽語向父母說，其盲父母聞王此語，又大感絕，一旦無子，俱亦當死。大王今者牽我二人往子尸上，王即牽盲父母往到尸上，父抱其頭，母抱兩脚，著與膝上，各以兩手捫摸。

睽仰天呼言：「諸天龍神山神樹神，我子睽者，天下至孝，是諸天龍神所知，我年已老，目無所見，身代子死，睽活不恨，於是父母俱共誓言：「若睽至孝，天地所知，箭當拔出，毒痛當除，睽應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帝座，即為動，以眼見此二盲道人，抱子號呼，乃聞第四兜率天上，釋梵四王從天上來，如人屈伸之頃，來住睽前，以神妙藥灌睽口中，藥入睽口，箭拔毒出，更生如故。父母聞睽以死已生，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樂之音，風息雲消，日為重光，流泉涌出，清而且涼，池中蓮華五色，精明，梅檀雜香，樹木光榮，香倍於常。時王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子睽者，願以一國所有財寶，俱上道人，自相供養，令我罪滅，永無有餘。睽語王言：「欲興福者，王但還國，安慰人民，當令奉戒，王勿射獵，橫殺無辜，身不安隱，壽終當入泥犁之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長久不得常在，王宿有福，今得為王，莫憍自在，以自在故，造無量惡，後入惡道，悔之何益。王答如教，隨王獵者，見睽死已，得天神藥，死而更生，父母眼開神變，如是，悉奉五戒，修行十善，死得生天，無入惡道。佛告阿難：「諸來會者，宿命睽者，吾身是也，盲父者，閻頭檀王是，盲母者，今王夫人摩耶是也，迦夷國王者，阿難是，天帝釋者，彌勒佛是，佛告阿難：「吾前世為子仁孝，為君慈育，為民奉敬，自致得成為三界尊。佛說經已，時諸菩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莫不歡喜作禮而去。佛說睽子經。

佛說睽子經

姚秦三藏法師釋聖堅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毘羅勒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及眾菩薩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清信士女，不可稱計。一時來會，佛告諸比丘：「皆處定意聽。我前世初得菩薩道時，戒行普具，精進一心，修集智慧善權方便，功德累積，不可稱計。諸天龍鬼神帝王人民無能行者，阿難聞佛言，更正衣服，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所聞，佛告阿難：「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菩薩名曰一切妙行，慈仁惠施，救濟群生，常行四等心，度世危難，育養苦人，在兜率天上教授天人，常以晝夜各三時，定意思惟三昧，照觀十方，天下人民善惡之道，知有父子孝順父母奉事三尊，恭順師長，修諸功德者，常以天眼遍觀五道，時有迦夷國中有一長者，孤無兒子，夫婦兩目皆盲，心願入山求無上道，決修清淨志，信樂空閑，菩薩念言：「此人發意欲學妙道，而兩目皆盲目無所覩，若入山中，或墮溝坑，或逢毒蟲所見危害，若我壽終為其作子，供養父母，終其年壽，於是菩薩壽盡，即便下生盲父母家，為其作子，父母歡喜愛之甚重，本發道意，欲行入山，以生子故，便樂世間，子年十歲，號曰睽，子至孝，仁慈奉行十善，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不妄言不綺語不嫉妬，信道不疑，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言常含笑不傷人意，行則應法不望傾斜，於是父母即大喜悅，無復憂愁，至年過十歲，睽